

莎士比亞的

馬克白

梁實秋譯

Shakespeare 著
梁實秋 譯

馬

克

白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87422.1)

馬克白 一册

Macbeth

每册定價國幣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Shakespeare

譯述者 梁實秋

編輯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序

一 著作年代

馬克白大約是作於一六〇六年。證據如下：

第一，莎士比亞的同時的一位醫生，名叫福曼（Simon Forman），他留下了一部觀劇的記事簿，標題爲“The Booke of Plaies and Notes TherEOF”，裏面記載着於一六一〇年四月二十日在環球劇院觀看馬克白，並略述其情節。這是一個重要的證據，證明馬克白之寫作至遲不得過於一六一〇年。

第二，從劇情方面考察，此劇當是一六〇三年以後的產物，因爲一六〇三年是哲姆斯一世南下登極的那一年，而劇中情節有許多地方都是與哲姆斯一世登極後的情形有關，例如全劇之蘇格蘭的風味，第四幕第一景中「二球三杖」之語，第四幕第三景中關於「瘰癧」的治療，以及關於巫婆的穿插，等等。

馬克白是作於一六一〇年與一六〇三年之間，是無可疑的了。

第三，在第二幕第三景裏看門人的那段獨白，我們可以發見更有力的證據，證明馬克白是作於一六〇六年，

因爲在那段獨白裏提到了兩件事，一件是關於「說雙關語者」，當係暗指一六〇六年三月間耶穌會徒 Garnet 被控一案，一件是關於因穀賤傷農而自縊的事，亦當係暗指一六〇六年的豐收。

二 版本歷史

馬克白在莎士比亞生時沒有付印過，一直到莎士比亞死後七年，即一六二三年，纔被收進對折本的全集裏。這本子的馬克白，在文字方面，舛誤甚多，有時將詩誤排爲散文，或任意割裂，不特音節凌亂，甚且意義毫無。此等舛誤在第二版對折本（一六三二年）裏改正了一些，有些後來經蒂拔爾德（Theobald）及其他校勘家改正，有些則至今仍成不可解的疑案。

第一版對折本之馬克白大概已不是莎士比亞原作之本來面目，無疑的是已經受過相當的改動，惟改動至若何地步則不易確定。有人以爲是曾經彌德頓（Thomas Middleton）潤色過的，並且說可以指明其中非莎士比亞原作的所在，F. G. Fleay便是這一派的有力的代表。彌德頓在一六一五年至一六二四年間曾繼莎士比亞之後爲皇家劇團編劇，潤改莎士比亞所作自然是在情理以內的事，不過若指劇中所有鄙陋粗拙之句爲必非莎士比亞筆，則亦未免近於武斷。第一版對折本之馬克白大約是根據了經過刪割竄改過的「舞臺本」而印的，故劇情有不聯貫處，音節有割裂處。至於彌德頓與馬克白的關係，確切可以證明的是關於「妖婆」的那一部分。彌德頓

所編妖婆（“The Witch”）一劇，是在一七七八年纔被發現稿本的，著於何年不可確定，有人以為是作於馬克白之前，有人以為在後。如係在前，則莎士比亞有抄襲之嫌；如係在後，則嫌在彌德頓但此點可以不論，因無論其著作是在前在後，舞臺本之馬克白中關於妖婆的部分可以有被彌德頓竄動的可能，無論如何，第一版對折本之馬克白多少必有彌德頓的成分，殆無疑義。

馬克白在舞臺上一向是受歡迎的。復辟時代的日記家皮泊斯於一六六四年至一六六八年之間就看過了馬克白八次。不過到這時候馬克白已變了樣子，彌德頓的竄動僅僅是個開端，以後改動原作變成了風氣，莎士比亞劇中往往被竄入大量的樂舞以取悅當時的觀眾，所以馬克白幾乎有變為『歌劇』的趨向，最能代表這種竄改風氣的是莎士比亞的義子 Sim Wm. Davenant 於一六七四年編的本子。

三 故事來源

馬克白的故事的綱領是採自何林塞（Raphael Holinshed）等所編著英格蘭與蘇格蘭史紀（“Chronicle of England and Scotland”）。此書初刊於一五七七年，莎士比亞所根據的是一五八七年的再版改訂本。馬克白之歷史的事蹟差不多是完全取給於是。

莎士比亞不一定是第一個把馬克白的故事編為戲劇的，在莎士比亞寫馬克白以前，這故事已經成為文學

的材料了。一五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書業公會的登記簿上記載着『馬克多白之歌』(Ballad of Macdobeath)一項，而同時復記載着『馴悍記』。此馴悍記如爲一戲劇之名，則馬克多白之歌也許即是馬克白之劇，不過我們究竟沒有確實證據來判斷所謂『歌』者是狹義的抑是廣義的。無論在形式上爲歌謠或戲劇，馬克白的故事是早已在文學上出現了。

關於蘇格蘭的歷史，在莎士比亞以前已有戲劇家發現了戲劇的材料。一五六七年掌管宮廷娛樂的官員曾有爲蘇格蘭王之悲劇製背景的記載：一六〇二年亨斯婁 (Henslowe) 在日記上又有蘇格蘭王瑪爾孔一劇之記載；與馬克白中考道伯爵叛變相類似的一段故事(即 Gowry 之叛變)，在一六〇四年亦已編爲戲劇。一六〇五年秋間哲姆斯一世借后幸牛津大學方面特於聖約翰學院大門前表演短劇以示歡迎，這短劇更是不容忽視的。這短劇的表演是先用拉丁文給國王聽，後改用英文給王后及太子聽。其內容大致是根據一羣巫婆向班珂預言他的子孫將有帝王之分那一段事。三個大學生穿起預言家的袈裟裝做巫婆的樣子，突然走到哲姆斯面前，告訴他說他們即是當初向班珂做預言的巫婆，現在又回轉來了。然後這三個大學生舉起手來向哲姆斯敬禮高呼：

甲——敬禮了，你這統治蘇格蘭的王！

乙——敬禮了，你這統治英格蘭的王！

丙——敬禮了，你這統治愛爾蘭的王！

甲——法蘭西給你以尊號，還有別的國土，萬歲！

乙——不列顛向來分裂而今統一，萬歲！

丙——不列顛、愛爾蘭、法蘭西的大皇帝，萬歲！

莎士比亞的馬克白裏也正有類似的幾行。這次大學表演的腳本當時曾以紅絨裝幀分贈諸親貴，或者有一本落在莎士比亞的手裏。他看出從這一段表演裏有編成一劇的可能，於是參照了何林塞的史記，馬克白因而鋪敘成篇了。

四 馬克白的意義

馬克白有什麼意義？批評家的解釋是不很一致的。約翰孫博士說：「野心的危險在此劇中有很好的描寫。」這是教訓主義的看法。德國批評家是常有離奇的解釋的，例如 H. Ulrich 說：「馬克白是超過一切的悲劇，莎士比亞在這劇中特別顯明的擁護着基督教的情緒，及一切事物之基督教的觀點。」如此看來，馬克白好像是表現野蠻與文明的衝突；這觀點之不合理，F. Kreyssig 駁斥得很清楚。大約近代的批評家全傾向於一種心理的解釋，朗斯伯萊 (Lounsbury) 的批評可以算是一個代表的——

「在馬克白裏，懲罰是加在那罪惡的丈夫和那罪惡的妻身上了。但這僅是附帶着而來的結果，若當做了

目的來看，則在全劇進展上並不佔重要的地位。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罪惡一旦握着了一個人的靈魂，其逐漸使人變質的力量是如何偉大。這種力量在不同的性格上產生出不同的悲慘的效果，對於此種效果加以研究是非常饒有心理的與戲劇的意味的」（戲劇藝術家之莎士比亞第四一五面）。

馬克白的意義即在罪犯心理的描寫，由野心而猶豫，而堅決，而恐怖，而猜疑，而瘋狂，這一串的心理變化，在這戲裏都有了深刻的描寫，這便是馬克白的意義。

但是除了這本身的意義與價值以外，莎士比亞當初寫這戲時或許尚其他的用意，另有作用，簡言之，莎士比亞之寫馬克白也許完全是為供奉內廷娛樂並且諛阿詹姆斯而作的，這一段經過也是不可不察的。

蘇格蘭王詹姆斯於一六〇三年南下創立斯圖亞皇朝。一六〇六年初夏丹麥王擬赴英格蘭拜訪，消息傳出，宮中為之聳動，開始準備各種娛樂以宴佳賓。丹麥王是詹姆斯的內弟，自然要格外款待的。丹麥王於七月十七日到英，住到八月十一日，其間歡宴無虛夕，這是有記載可考的。莎士比亞所隸屬的劇團原是在詹姆斯保護之下的皇家劇團，召入內廷，獻技三次。三次所演的是什麼戲，雖然不得而知，但確知內中有一齣是新的作品，大約即是馬克白了。馬克白頗有急就章的痕跡。Hunter說：「此劇頗似草稿性質，雖然不能說是未竣工的作品，但須修潤引伸之處甚多。」這說得很對。Beadley教授亦曾指陳，馬克白僅有一九九三行，而李爾王則有三二九八行，奧塞羅則有三三二四行，哈姆雷特則有三九二四行，可見馬克白必非為公眾劇院而作，必是為私家或宮廷而寫。Dow

den 亦贊同此說。

馬克白是含有多量的對於哲姆斯的阿諛。第四幕第一景所表演的「八王幻景」，以及第四幕第三景中「瘰癧」治療的一段之被譴入，這都是明顯的逢迎君主的鐵證，但最足以使哲姆斯心滿意足的一筆，則無過於關於妖巫的那些描寫。哲姆斯一世是一個極迷信的人，他深信世上真有所謂巫蠱那樣的東西。他於一五八九年赴丹麥就婚，翌年歸國，往返均遭風浪，以為巫婆作祟，遂大捕國內無辜老嫗，內有一嫗熬刑不過竟屈承「曾會同妖婆二百餘人……乘籬入海……希圖傾覆王舟」等語，於是株連益衆。鞫訊之日，哲姆斯親臨觀審，並且特製刑具以為拷打之用。（詳見一五九一年蘇格蘭紀聞一書）審訊結果，全體被逼招供，處以絞刑，復焚其尸骸。一五九四年有名斯考特者刊印小冊，題為巫術的真相（“Discorie of Witchcraft”），力斥巫術為迷信之談，哲姆斯大怒，親撰妖怪學（“Demonologie”）一書以闢之，刊於一五九七年，此書在他登極時在倫敦是很流行的。第一次國會開會後八日就通過了嚴懲巫蠱的法律，斯考特的小冊且懸為禁書。可見莎士比亞在馬克白中引入大量的巫術描寫，無疑的是為迎合哲姆斯的心理。

莎士比亞寫馬克白原是為供皇室娛樂，故內中雜以阿諛奉承之筆，然而這並無損於此劇的價值。此劇不僅奉承了哲姆斯，三百年來已供給了無數的觀衆以享樂，此劇原來之貴族的色彩早已隨着歷史而消失其重要了。巫術的描寫，在當初是劇中重要的一部，但就我們現在看來，重要的是描寫犯罪心理的部分。

例言

(一)譯文根據的是牛津本，W. J. Craig編，牛津大學出版部印行。莎士比亞的版本問題是很繁複的。完全依照『第一對折本』(First Folio)不是一個好的政策，因為『四開本』往往有優於『對折本』的地方。若是參照『四開本』與『對折本』而自己酌量取舍另為編纂，則事實上無此需要，因早已有無數的批評家從事這種編纂的工作。劍橋本與牛津本便是此種近代編本中最優美流行的兩種。牛津本定價廉，取攜便，應用廣，故採用之。

(二)牛津本附有字彙，但無註釋，譯時曾參看其他有註釋的版本多種，如Furness的集註本，Arden Edition以及各種學校通用的教科本，因為廣為參考註釋的原故，譯文中免去了不少的舛誤。

(三)莎士比亞的原文大部分是『無韻詩』(Blank Verse)，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韻的排偶體』(Rhymed couplet)。凡原文為『押韻的排偶體』之處，譯文即用白話韻語，以存其舊，因此等押韻之處均各有其特殊之作用，或表示其為下場前最後之一語，或表示其為一景之煞尾，或表示其為具有格言之性質，等等。凡原文為散文，則仍譯為散文；凡原文為『無韻詩』體，則亦譯為散文。因為『無韻詩』中文根本無此

體裁；莎士比亞之運用「無韻詩」體亦甚爲自由，實已接近散文，不過節奏較散文稍爲齊整；莎士比亞戲劇在舞臺上，演員並不呻吟吟誦，「無韻詩」亦讀若散文一般。所以譯文一以散文爲主，求其能達原意，至於原文節奏聲調之美，則譯者力有未逮，未能傳達其萬一，惟讀者諒之。原文中之歌謠唱詞，悉以白話韻語譯之。

- (四) 原文晦澀難解之處所在多有，譯文則酌採一家之說，雖皆各有所本，然不暇一一注明出處。原文多「雙關語」(pun)，苦難逐譯，可譯者則勉強譯之，否則只酌譯字面之一義而遺其「雙關」之意義。原文多猥褻語，悉照譯，以存其真。

- (五) 註釋若干則附於卷末，不求豐贍，僅就非解釋則譯文不易被人明瞭之處略爲說明，係爲幫助不解原文者了解譯文之用，不是爲供通家參考。卷首短序，亦僅敘述各劇之史實並略闡說其意義。

馬克白

劇中人物

鄧肯、蘇格蘭王。

瑪爾孔

唐拿班

鄧肯之子。

馬克白

班珂

鄧肯部下大將。

麥克德夫

蘭諾克斯

洛斯

曼提茲

安格斯

開茲耐斯

蘇格蘭之貴族。

馬克白 劇中人物

馬克白 劇中人物

弗里安斯、班珂之子。

西華德、腦贊伯蘭伯爵、英格蘭軍大將。

小西華德、其子。

塞頓、馬克白之副官。

一幼童、麥克德夫之子。

一英格蘭醫生。

一蘇格蘭醫生。

一軍官。

一看門人。

一老人。

馬克白夫人。

麥克德夫夫人。

馬克白夫人侍女。

海凱特與三妖婆。

貴族、紳士、官員、兵士、刺客、侍從、使者等。
班珂的鬼，及其他陰魂。

地點：蘇格蘭、英格蘭。

馬克白 劇中人物

第一幕

第一景 荒野

雷電交作。三妖婆上。

妖婆甲 我們三個將在什麼時候

再於雷電或雨裏聚首？

妖婆乙 等這場紛擾有了結束，

等這場戰爭分了勝負。

妖婆丙 那便等不到日落。

妖婆甲 地點呢？

妖婆乙 在荒野上。

妖婆丙 會見馬克白就在那地方。

馬克白 第一幕

妖婆甲 我就來，灰貓怪！（註一）

妖婆乙 蟾蜍精在喊我呢。

妖婆丙 就來。

三妖婆 清白即是黑暗，黑暗即是清白！（註二）

我們且從陰霾和濁氣中間飛過（衆下）

第二景 佛來斯附近軍營

內軍號聲。鄧肯王、瑪爾孔、唐拿班、蘭諾克斯及侍從等上，遇一流血之軍官。

鄧 那滿身帶血的是誰？看他那樣子，他一定能報告最近的戰況。

瑪 這位軍官真是忠勇的軍人，曾力戰救我突圍。祝你健康，勇敢的朋友！你把你纔離開戰場時候的戰況報告給國王聽。

軍 戰況原是不很分明；像是兩個疲憊的游泳家扭在一起了，要同歸於盡。那兇惡的麥唐納——真不愧爲一員叛將，爲了做成他的反叛各種邪惡的品質都叢集於他一身——西方的羣島還以輕兵鐵騎來協助他；命運之神向着他的不軌的企圖微笑着，竟像是叛徒的淫婦一般；但這一切都不濟事；因爲勇敢的馬克白——他真不辱沒他的姓氏，——他置命運於不顧，揮着血蹟斑斕的鋼刀，像是勇氣的寵人一般，直殺開一條血路，殺到那叛徒的面前；他更不致禮，亦不話別，從臍至顎一刀把他豁開，鼻下他的首級掛在我們的雉堞上。

鄧 好勇敢的弟弟！好可敬的人物！

軍 覆船的颶風和驚人的雷霆總是從朝日初放光輝的地方迸發，所以從那安適所自來的泉源竟湧出滔天的禍事。聽啊，蘇格蘭王，你且請聽：公理剛剛抖擻神威把那逆軍掃蕩，腦威國王認爲有機可乘，以亮銳的武器和生力軍來開始進攻。

鄧 這不使我們的將官馬克白和班珂嚇怕麼？

軍 是的；像麻雀嚇蒼鷹，草兔嚇獅子一般。如其我實說，他們二位就像裝了雙彈的大礮一般，加倍有力的向前殺敵；除非他們是想以血創浴身，或是使另一個體山（註三）永垂不朽，我實在無法形容他們——可是我暈了，我的創口喊求救護。

鄧 你的言語和你的創傷一樣的適合你的身分；都有光榮去，給他尋醫生去。（軍官被扶下）

洛斯上。

誰來了？

瑪是那忠誠的洛斯伯爵。

蘭他的眼裏露着何等的張皇！他這樣子也許是有什麼新聞報告。

洛陛下萬歲！

鄧你從什麼地方來，忠誠的伯爵？

洛啓稟大王，從斐輔來；在那地方腦威的旗幟狂拂着上天，把我們的人民扇得膽寒。腦威王他自己，率着大軍，還有那頂不忠誠的叛徒考道伯爵相助，開始了一場惡戰；直到戰神白龍娜的郎君，（註四）渾身披掛，挺身和他較量，刀來劍去，不讓他分毫，這纔挫煞他的兇骸；結果，勝利屬於我們——

馬克白 第一幕

鄧真大幸事！

洛所以如今腦威王綏諾請和了；若不在聖康島上繳付一萬元的賠款充我們的公用，（註五）我們便不准他埋葬他們的陣亡將士。

鄧考道伯爵再也不能騙取我的親信，去宣佈把他立刻處死，並且以他的爵位去祝賀馬克白。

洛遵命辦理。

鄧他所失去的被高貴的馬克白所獲取。（衆下）

第三景 荒野

雷聲。三妖婆上。

妖婆甲 你到何處去了，姊姊？

妖婆乙 殺豬去了。

妖婆丙 姊姊，你呢？

妖婆甲 一個水手的妻懷裏兜着一堆栗子，她囁着，囁着，囁着我說，「給我點吃。」那吃牛臀的婆娘喊起來了，「滾開，妖婆。」她的丈夫是猛虎號的船長，開往阿來坡去了；但是我就要乘一面篩子追了去，變成一隻無尾的老鼠，我就要下手，我就要下手，我就要下手。（註六）

妖婆乙 我送你一陣風。

妖婆甲 多謝。

妖婆丙 我也送一陣。

妖婆甲 其餘的我自己都有了；我知道風吹到的各各海口，以及水手圖表上的所有的地方。我將把他弄得像乾草一般，睡眠不分晝夜的永不掛上他眼皮；他一生受着蠱惑。九九八十一個星期，他就要衰弱，瘦削，顛顛。他的船雖然不致覆沒，但是要遭遇風波。看我拿着什麼呢。

妖婆乙 給我看看，給我看看。

妖婆甲 我這裏有舵工的一根大拇指，歸航的時候遭

了覆沒。（內鼓聲）

妖婆丙 鼓聲！鼓聲！馬克白來了。

三妖婆 女巫們，手牽着手，

在海陸上能迅速的走，

就這樣走，這樣走：

三圈是你的，三圈是我的，

再來三圈湊成了九。

停住！魔術已經完成了。

馬克白與班珂上。

馬 這樣又清明又混濁的天氣我真沒有見過。

班 請問這離佛來斯有多遠？這些東西，形容枯槁，服裝

怪異，不類人世間人，然而又在人世，是什麼東西？你們可是活人？你們可是可與交談的東西？你們好像是懂我的話，因為每個都立刻把她的拆裂的手指放在乾癟的嘴唇上：你們該是女人，可是你們的鬚鬚又不准我這樣解釋。

馬說，假如你們能：你們是什麼東西？

妖婆甲 敬禮，馬克白！向你敬禮了，格拉密斯伯爵！

妖婆乙 敬禮，馬克白！向你敬禮了，考道伯爵！

妖婆丙 敬禮，馬克白！向你敬禮了，將來的國王！

班 閣下爲何吃驚，對這聽來悅耳的事情爲何像是害怕起來？請老實告訴我，你們是虛幻的，還是真是這樣形狀的東西？你們以現有的榮銜和貴爲王侯的預言祝賀了我的高貴的夥伴，他似乎是喜歡得忘形：對你們卻沒有說什麼。如其你們能窺見造化的氤氳，那

一粒種子能發榮滋長，那一粒不能，那麼請你們對我說罷，因爲我既不想求你們的恩惠，亦不怕你們的惡意。

妖婆甲 敬禮！

妖婆乙 敬禮！

妖婆丙 敬禮！

妖婆甲 比馬克白小些，可又大些。

妖婆乙 沒有他那樣幸福，可是又比他更幸福些。

妖婆丙 你將生出無數國王，雖然你自己是不能成王：

那麼，敬禮了，馬克白與班珂！

妖婆甲 班珂與馬克白，敬禮了！

馬 且住，你們說話太欠分明，再多告訴我一些：自從辛諾爾薨，我知道我襲了格拉密斯伯爵；但如何又是考道伯爵呢？考道伯爵還活着，是很健旺的一位紳士；

至於說做國王的話，那是和做考道伯爵一樣的不可置信。你們說，這奇異的消息是從何而來？爲什麼你們在這寂寞的荒野上攔住我們的去路，並致這樣預言式的敬禮？我命令你們（妖婆們消逝）

班 土地和水面一樣，都可以有水泡，這些恐怕正是了。她們消逝到何處去了？

馬 到空中去了，像是實體的東西竟如氣息一般化爲一道清風而去。但願她們多停留一會兒！

班 我們所說的這些東西果曾當真在此出現嗎？莫非是我們吃了瘋藥草以至失了理性？

馬 你的子孫將要爲王。

班 你將要爲王。

馬 還是考道伯爵呢？對不對？

班 一點也不錯，是誰來了？

洛斯與安格斯上。

洛 馬克白，國王已經很歡喜的得到你的捷訊；他聽到你力敵叛將是如何的英勇，他滿腔的熱情，竟不知該是驚訝還是讚嘆，胸中交戰莫可言宣。這一節按下不表，他又考察當日戰況，知道你又殺入森嚴的腦威陣內，對於親手殺傷的諸般慘象，毫不畏懼。隨後捷報頻傳，密如冰雹，都盛稱你衛國的功績，一齊的傾在國王駕前。

安 我們是奉命來宣達國王的慰勞之意；並且引你前去覲見，並非是來酬庸。

洛 並且，做爲更大的尊榮的保證，國王令我先稱你爲考道伯爵；今謹以此榮銜向你敬禮了！因爲這榮銜已屬於你了。

班 什麼！那魔鬼能說的是真話？

馬 考道伯爵還活着呢；你爲什麼要以借來的衣服給我穿呢？

安 會爲伯爵的是還活着；但僅是在嚴重的懲處之下苟延着他的理應喪失的性命。他究竟是勾通腦威軍隊，還是暗助叛軍予以便利，還是二罪俱發，企圖傾覆國家，我可不知道；不過已經招供證實的是犯了叛國的重罪，因此失敗。

馬 (旁白) 格拉密斯，並且是考道伯爵：最偉大的還在後面。(向洛斯與安格斯) 多謝二位辛勞。(向班珂) 那些稱我爲考道伯爵的妖婆們對你的子孫們也做了同樣大的預言，你莫非不希望你的子孫爲王麼？

班 若盡信她們的話，你自己恐怕除了襲受考道伯爵

之外也要起問鼎之心罷。但是怪事：黑暗勢力爲要引誘我們受害，倒往往告訴我們一些真話，以真實的瑣節爲餌，引我們陷入嚴重的結局。弟兄們，過來說句話。

馬 (旁白) 兩件事都應驗了，正是南面稱孤那齣大戲的序幕。——多謝二位。(旁白) 這鬼怪的勸誘不能是惡意的，也不能是善意的；如是惡意的，爲什麼給我一個先兆，而且開始就應驗了呢？我如今確是考道伯爵了：如是善意的，爲什麼我一接受那誘惑，那可怕的景象便立刻使我的毛髮豎起，穩定的心臟也忽然撞起脅骨來了，一切全都反常？實際的恐懼其實不及可怕的想像來得怕人；我心中的殺意不過是一番妄想，使得我的健全的身心爲之動搖，不知所措，完全被空虛的妄想所支配了。

班 看，我的夥伴如何的忘形。

馬 (旁白) 如其機緣要我做國王，哼，機緣自然會給

我王冕，用不着我去張羅。

班 新的榮銜加在他的身上，竟像是我們穿一件新衣

服一般，若非習慣之後便覺得不很服帖。

馬 (旁白) 要發生什麼事，就由它發生罷，時間總會

一小時一小時的渡過這頂多事的日子。

班 馬克白，我們恭候多時了。

馬 敬請寬恕：我的愚蠢的頭腦是在回憶一些遺忘了

的事情。二位先生，你們的辛勞我當銘刻心版，每日披

誦，不敢或忘。我們去謁見國王罷。想想方纔發生的事

體；等仔細考慮之後，我們得便再互相直訴我們的感

想罷。

班 很願意的。

馬 以後再談罷。來呀，朋友們。(衆下)

第四景 佛來斯 宮中一室

上。 奏花腔。鄧肯、瑪爾孔、唐拿班、蘭諾克斯及侍從等

鄧 考道的死刑執行了麼？派去行刑的人還沒有回來？

瑪 啓稟大王，他們尚未回來；但我方纔和一位親見他

受刑的人譚起，據說他對叛國的罪狀直認不諱，並深

自悔恨，願求陛下寬宥。他一生行爲從沒有像臨死時

這樣恭順；他好像對於就死這一件事，是練習有素的，

把他最寶貴的東西竟視如草芥一般隨便放棄了。

鄧 從臉上是沒有法子能看出心的構造的：我原把他

當做一位君子，絕對信任的。

馬克白、班珂、洛斯與安格斯上。

哦最可教佩的老弟！你勞苦功高，我無以為報，至今於心不安。你立功太迅速了，非任何酬報所能超越；我反倒願你功勞小一些了，以便給你相當的慰勞與報酬！我現在只能說，你應得的報酬已經多於我所能給的了。

馬 得向陛下盡忠，這本身就是報酬了。接受我們的效勞，這纔是陛下分內的事；我們的職責，對於王座和國家，猶如子女臣僕一般；凡是能得你的寵愛和獎飾的事，都是我們職責內所該做的事。

鄧 歡迎你來到這裏；我已開始栽培了你，並將盡力使你滋長。高貴的班珂，你的功績也並無遜色，也自然應該有同樣的表彰，讓我來擁抱你，把你貼近我的心上。

班 如能在陛下心上滋長，收穫也都是陛下的了。
鄧 我的喜悅是太豐富，都充溢而不能自制了，要隱於

悲哀之淚裏去。兒子們、親族們、伯爵們，以及你們近臣你們聽命，我將要立長子瑪爾孔為嗣，我現封他為肯伯蘭親王；並且不單是以這榮典頒給他一人，還有其他的封錫像繁星一般要光被所有的有勳績的人們。我們到陰佛耐斯去罷，我還要再打攪你。

馬 若不是為陛下效勞，雖休憩亦是辛苦；我親自去做前驅，並以御駕來臨的消息傳達給我的妻也令她歡喜。敬謹告辭了？

鄧 我的忠誠的考道！

馬 （旁白）肯伯蘭親王那是我必須摔倒在上面或跳過去的一個梯階，因為正在我的路上。衆星啊，藏起你們的火光！別教光明看見我的黝深的慾念；這雙手要做的事叫眼睛假裝看不見罷；但是這做出來眼睛都怕看的事，還是得要做。（下）

鄧 誠然是忠誠的班珂；他實在很忠勇，我聽飽了關於他的讚譽；我聽來如享盛筵。我們隨他去罷，他是前去準備歡迎我們的；這真是一位無有倫比的好兄弟。
(奏花腔。衆下。)

第五景 陰佛奈斯 馬克白的府邸

馬克白夫人讀信上。

「在勝利的那天她們遇到我；據最確實的消息，我知道她們的神通是勝過凡人的見識。我很心焦的，想再追問她們幾句，她們化爲一道清風而去。我正在驚訝神往的時候，國王的使者來到，歡呼我爲「考道伯爵」；而那些妖婆是先以這榮銜向我敬禮的，並且還說「敬禮了將來的國王」！引我向前企望。這件事我想最好先告訴你，我最親愛的同享

尊榮的伴侶，免得使你因爲未知已經注定的尊榮因而損失一些應得的歡喜。這事且放在你的心裏罷，再會」。

格拉密斯，你已經是了，還要是考道；並且將要是那被允許的位置。可是我很爲你的品性擔憂哩；你的品性是太富於普通人性的弱點，怕不見得敢抄取捷徑；你是願意尊榮的，也不是沒有野心，但是你缺乏那和野心必須聯帶着的狠毒；你極希冀的東西，你偏想用純潔的手段去獲得；既不願有背義的舉動，卻又妄想非分之事；偉大的格拉密斯啊，那東西是在喊着「你若想要，便必須這樣做」，你是想要那東西的；而那件事你不過是自己怕做，並非是不願做出來。你快來罷，我好把我的精神貫注在你的耳裏，用我舌端的勇氣排除那妨礙你攫取金冠的一切，命運與鬼神都似乎是

要暗助你戴上金冠的。

使者上。

你有什麼消息？

使 國王今晚到此地來。

夫人 你說這話是瘋了麼！你的主人不是和他在一起嗎？如是在一起，他一定要通知我早爲準備的。

使 夫人，誠是如此：伯爵正在路上呢；我的一個同伴走在前面，幾乎喘不過氣來，勉強的把這消息講了出來的。

夫人 去款待他罷；他傳來了重大的消息——（使者下）鄧肯要到我的城堡裏來，這凶兆的消息就是由烏鴉來報，也要囑聲罷。來喲，你們那隨伴着殺心的精靈！請取去我的女性，使我自頂至踵的充滿了最毒刻

馬克白 第一幕

的殘忍；把我的血弄得混濁，把憐憫心的路途塞起，好讓我的狠心不至因良心發現而生動搖，或是猶豫不決！你們司殺的天使們喲，你們若要無影無蹤的執行宇宙間的肅殺之氣的時候，請到我的懷裏來吸取我的變了膽汁的乳罷！來罷，昏夜，圍上地獄中最黑暗的煙霧，好讓我的快刀別看見它造出來的創傷，也別讓上天從黑幔中間偷看見一眼因而高呼「停止，停止！」

馬克白上。

偉大的格拉密斯！忠誠的考道！根據後面的敬禮，比這二者還要更偉大！你的來信已經把我超離了這茫然的現在，我覺得將來已經到了。

馬 我最親愛的人，鄧肯今晚來這裏。
夫人 什麼時候走呢？

一一

馬 明天，他打算。

夫人 啊！休想明朝再見天日！你的臉，像是一本書，令人可以看出奇怪的事情。要騙世人，要做出和世人一般的神情；在眼裏，在手上，在舌端，都要帶着慙懣；樣子要像一朵純潔的花，可是實際要是花底下的那條蛇。來的客是必要款待的；今夜的大事交給我辦；這件事做成之後，將使得我們從此日日夜夜的大權在握了。

馬 我們以後再談。

夫人 只消裝出一副坦白的表情；

臉一變色便是恐懼的象徵。——此外的一切統統交給我。（衆下）

第六景 同前 堡前

簧簫與火炬。鄧肯、瑪爾孔、唐拿班、班珂、蘭諾克斯、

麥克德夫、洛斯、安格斯及侍從等上。

鄧 這座城堡的位置很好；清爽的空氣使得我們感覺很舒適的。

班 看那夏天的賓客，那投身廟宇的燕子，在這裏築起巢舍，可以證明此地的空氣是很鮮美的了；凡是簷頭壁飾，或是拱柱，以及一切合適的角落裏，若有燕子在那邊搭起床鋪或是藏雛的搖籃，在那裏停居蕃殖，那地方便必是空氣優美。

馬克白夫人上。

鄧 看，我們的尊榮的女主人爲了好意照拂我有時反倒要使我麻煩，可是這麻煩我還得當做好意來感謝。可是你們爲了麻煩也得要感激我，感謝我給你們

這些麻煩。

夫人 我們所有的效力之處，樣樣的都加倍又加倍的做去，比起陛下對我們的恩寵，也是非常薄弱的。爲了報答陛下從前的和最近的封賜，我們只得永遠爲陛下祈福。

鄧 考道伯爵在那裏呢？我急忙的追趕他，想給他做個前趨；但是他善於騎馬，並且他的忠心像他的距鐵一般的鋒利，使他先到家了。美貌高貴的主婦，今晚我是你的賓客。

夫人 你的臣僕永遠準備好把他們的家人，他們自己，以及他們所有的一切，隨時可以結算向陛下報帳，全數的繳還陛下。

鄧 把你的手給我，引我去見主人；我很愛他，我將繼續的對他眷顧。請原諒，主婦。（衆下）

第七景 同前 堡內一室

簧簫與火炬。一個司膳的管家，又僕役若干人，捧盤及其他餐具上，走過臺上。後馬克白上。

馬 如其這事做成了就算完事，那麼這事是愈快做成愈妙；如其此番暗殺能把後患一網打盡，於暗殺完成之時便算穩獲勝利；如其只此一擊便可實現這一生的懷抱，我僅僅說這一生，在這時間之海的淺灘上，——那麼我們寧可冒了死後的危險而不惜一試了。

（註七）但是這些事就是在這一生中我們也永遠要受裁判的；所以我們只是教導人殺人，教會了之後，創始者反要遭殃；昭彰的公理會把我們下毒的酒杯的殘灑送到我們自己的脣上。他來到此地是有兩重的保障：第一，我是他的族人又是他的屬下，都是很強的

理由使我不可下手；再說，我是主人，正該嚴防刺客，豈可自行操刀。況且，這鄧肯平日爲人如此的謙遜，從政又如此的廉明，他的美德將像大聲疾呼的天使一般來抗議這窮凶極惡的毒手；並且惻隱心，有如一個跨風而行的裸體的新生的嬰孩，又如天上的御風而行的天使，將要把這段慘事吹到人的眼裏，以至於淚雨淹溺了狂風。（註八）我沒有距鐵來刺我的意嚮的腹部，只是勃勃的野心，不免要跳得太猛，因而落到鞍的那邊。（註九）——

馬克白夫人上。

怎麼樣？什麼消息？

夫人 他差不多吃完晚飯了：你爲什麼離開了大廳？

馬 他在尋找我嗎？

夫人 你莫非還不知道麼？

馬 這件事我們不要再進行了罷；他最近還給我榮銜並且我從各色人等都博得了好評，正該乘這光采鮮明的時候穿戴起來，豈可這樣快的就給拋棄了呢？

夫人 莫非雄心就在這穿戴之間沈醉了麼？莫非就此昏睡下去，等到醒來，回憶以前的大膽的希冀，於是面色慘沮了麼？從此我可知道你對我的情愛了。你不是怕把願望中的本來面目在行爲果敢上也同樣的顯露出來？你是不是既要獲得那你所認爲的人生至寶，而又自承是個懦夫，讓「我不敢」來牽掣「我想要」，像格言中那隻可憐的貓？（註一〇）

馬 請你別說了。合於男子漢的行爲，我都敢做；沒人敢比我做得更多。

夫人 那麼，是什麼畜牲使得你把這件事透露給我？你

敢做這事的時候，你就是個男子漢；你若能使你自己不僅僅是一個男子漢，你就格外的是個男子漢了。時間地點都不湊巧的時候，你求之而不可得；如今機緣湊巧，反倒使你萎縮不前了。我曾經哺乳過，我知道對乳兒的情愛是如何的深厚；但是我若像你對這事這樣堅決發誓，那麼就在小兒向我微笑的時候我也能從他的無牙的口脣裏拔出我的乳頭，捧得他腦漿迸裂。

馬 我們若是失敗了呢？

夫人 我們就失敗了！但是鼓起你的勇氣堅持毋懈，我們就不會失敗。等鄧肯睡着了的時候——他白天行路辛苦自然會使他熟睡的——我來用酒把他的兩名親隨灌醉，讓那看守腦經的記憶力變做一團蒸氣，理性的容器僅僅成爲一個蒸溜瓶（註一）他們死睡

如豬的時候，對於那毫無護衛的鄧肯我們何事不可爲？有何事不可推到這爛醉如綿的官佐身上，令他們代受我們的大罪？

馬 止生男孩子罷；因爲你這豪橫的氣質只好造成男孩。我們用血塗在他的兩個睡着的親隨身，並且就用他們自己的刀，能有人不相信這事是他們做下的麼？

夫人 我們再撫屍嚎啕大慟，誰敢不相信？

馬 我決定了，我鼓起全身的力量來幹這一件怕人的勾當。

去罷，用美麗的外表騙取世人：

心中奸詐必要虛偽面貌去藏隱。（衆下）

第二幕

第一景 陰佛奈斯 堡內庭院

班珂與弗里安斯，一僕持炬引上。

班 現在是夜間什麼時候了，孩子？

弗 月亮落了；我還沒有聽見鐘響。

班 月亮落是在十二點了。

弗 我想，還要晚些。

班 且住，拿着我的劍。天上可倒節儉，蠟燭全都滅了。

(註一二) 這個你也拿着。瞌睡像鉛一般重的厭在我心上，可是我睡不着；慈悲的衆神啊！使我心中不得安息的那些魔念，請你給抑止住罷。

馬克白及一僕持炬上。

把劍給我。是誰？

馬 一個朋友。

班 怎麼，先生！還沒有安歇？國王已睡了；他今天非常愉快，把很多的賞犒送到你的執事房裏。他稱讚你的夫入是最慇懃的主婦，這粒鑽石是送給她的；他現在非常滿意的安眠了。

馬 倉卒之間我門有心討好但是難免簡陋，否則還可以從容布置。

班 一切都很好。我夜間夢見那三個妖婆；對於你她們

倒是顯示了一些實情。

馬 我不想她們；不過，我們若能有一小時的閒暇，假如你願意，我們也不妨談談這件事情。

班 任聽尊便。

馬 你若是與我同心合意，到時候，便會使你得到尊榮。
班 如在求榮之中不致失掉尊榮，而且永保心地純潔，那麼，我願領教。

馬 且去安歇罷！

班 多謝，先生，我也祝你安息。（班珂與弗里安斯下）

馬 去告訴太太，我的酒（註一三）預備好了的時候，請敲

一下鐘。你去睡罷。（僕下）

我眼前看見的是一把刀嗎，刀柄還向着我的手來，讓我握住你；我握不到你，但我總看見你。不祥的幻象啊，你莫非是可目睹而不可手觸的嗎？還是只是心中的一

把刀，由熱狂的頭腦裏生出來的幻象呢？我還是看見你，那形狀就和我現在抽出的這把劍一樣顯明。你引導我走上我已經進行了的路；我要用的原是這樣的一把傢伙。我的兩眼成了其他的感官的訕笑之資，或者也許能抵得過其他所有的感官的價值；我還是看見你；在你的刃上柄上滴着血，方纔卻不如此。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只是那件流血的事在我眼前幻成了這樣的景象。現在我們這半個世界上，一切動作似乎都停止了，噩夢來侵擾帷帳裏的睡眠；巫婆向青臉魔王海凱特獻祭；豺狼的守更的嗥叫，驚醒了那顛頓的殺神，於是要偷偷的舉起塔爾昆（註一四）獸慾勃發時的大步，像鬼一般的向着他的目標衝去。你這堅牢的大地啊，你別聽出我的腳步向那方走，怕的是地上的石頭都要紛紛談論我的蹤跡，以致把那和現時很相

稱的一派淒涼，懼給打消了。我儘管恐嚇，他仍然活着；空談只是在轟轟烈烈的事業上噴口冷氣罷了。

(鐘響)

我去，這事就成了；鐘聲在喚我。

別聽它，鄧肯；因為這是喪鐘響，

要喚你下地獄，或是送你上天堂。(下)

第二景 同前

馬克白夫人上。

夫人 使得他們酩酊的，卻使得我膽壯，把他們給撲滅了的，卻給了我火氣。聽！別響！原來是梟鳥的一聲銳叫，恰似那兇兆的更夫來說了一聲最慘淡的夜安。他正在動手了；門是敞着，醉飽了的僕人以鼾聲侮慢了他們的職守；我在他們的酒裏下了毒藥，你們正在掙

扎着，不定是死是活哩。

馬 (在內) 誰在那邊？什麼，喂！

夫人 噫呀！我怕是我們醒了，而事沒有成；結果將不是暗殺，而是謀殺未遂，使得我們毀滅。聽！我已經把他們的刀安放好了，他不會尋不着。若非他睡時很像我的父親，我自己就下手了。我的丈夫！

馬克白上。

馬 事情我已經辦了。你沒聽見一點聲音嗎？

夫人 我聽見梟鳥叫和蟋蟀鳴。你沒有說話嗎？

馬 什麼時候？

夫人 方纔。

馬 我下來的時候麼！

夫人 是啊。

馬 聽隔壁那間房裏是誰在睡着？

夫人 唐拿班。

馬 (注視雙手) 這是很慘的景象。

夫人 說什麼慘，真是胡思亂想。

馬 有一個在睡中笑起來，有一個喊了一聲「殺人」！彼此都驚醒了；我立着聽聽他們；但是他們都禱告了一番，隨後又睡了。

夫人 是有兩個在一起睡的。

馬 一個喊一聲「上帝保佑我們」！一個說「阿門」！好像他們看見了我和這一雙刑吏的手。我聽到他們的惶悚的聲音，他們居然還能說「上帝保佑我們」！而我卻連一聲「阿門」都說不出了。

夫人 不用這樣的深想了。

馬 但是我爲什麼說不出「阿門」呢？我最需要上帝

的保佑，而「阿門」卻哽在喉中。

夫人 這些事不可這樣的去想；這樣想下去，是要使我們瘋的。

馬 我覺得我聽見了一聲喊「別再睡了！馬克白殺了睡眠」，就是那純潔的睡眠，那繞起一團愁絲的睡眠，那也就是一天生命的死，苦工後的滌浴，負傷的心靈之止痛劑，大自然之第二道菜，(註一五)人生筵席上之主要滋補品——

夫人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馬 還在對着全家的人喊着「別再睡了！格拉密斯已經殺了睡眠，所以考道不能再睡了，馬克白不能再睡了！」

夫人 是誰這樣喊？怎麼，伯爵，你竟懈了勁，這樣的胡思亂想起來了。去找點水，把手上的髒證洗掉罷。你爲什

麼把刀拿了來？一定要放在原處的去送回去，用血塗抹那睡着了的僕從。

馬 我再也不去了：我怕想做下的事，我更不敢再去看了。

夫人 意志薄弱！把刀給我。睡着的和死了的人不過如圖畫一般；只有童駭的眼睛纔怕看畫中的魔鬼。如其他流血，我就用血塗在僕從們的臉上；因為一定要做爲是他們的罪。（下，內敲門聲）

馬 那裏來的敲門聲？我是怎麼了，一點聲音就嚇我一跳？這是什麼手！哈要把我的眼珠子挽出來。偉大的海龍王的所有的海洋能洗淨我手上的血嗎？不能，我這手會要把無邊的大海染紅，使碧海變成赤紅一片。

馬克白夫人重上。

夫人 我的手也和你的的一樣顏色了，但是我羞於有一顆像你那樣灰白的心。——（內敲門）我聽見南門有敲門聲；我們回房去罷；只要一點水就把我們洗刷乾淨；那可有多麼容易！你的毅力離你而去了。（內敲門聲）聽！又有敲門聲。穿上你的睡衣，免得有事找我們時顯得我們是還沒有睡。別這樣精神恍惚的。

馬 我幹下的事總是在我心上，最好還是恍惚忘形罷。你敲醒了鄧肯！我但願你能！（同下）

第三景 同前

內敲門聲。守門人上。

守 有人敲門啦，真敲得緊！一個人若是給地獄看門，開鎖真够麻煩的。（註一六）（內敲門聲）敲、敲、敲！敲用惡魔的名義來問，是誰？這必是因五穀豐登而自縊的一個

農夫（註一七）來得正是時候，你可得多帶幾塊手巾；到這裏你要出汗的。（註一八）（內敲門聲）敲、敲、換一個惡魔的名義來問，是誰？真是的，這必是一位說模稜話的人，能在正義的兩個秤盤上隨意發誓；爲了上帝犯下了不少的叛逆之罪，但是還不能混上天去啊！進來，說模稜話的人。（註一九）（內敲門聲）敲、敲、敲，是誰？真是的，這必是一位英國裁縫爲了做法國褲子偷材料而到這裏來的。（註二〇）進來罷，裁縫；你可以到這裏來燒熨斗。（內敲門聲）敲、敲；永遠沒個停！你倒是什麼東西？這地方做爲地獄是太冷了。我不再看守鬼門關了；我本想放進各行的幾個人，凡是踏着薔薇之路投到永劫之火的人，我本想都放進來幾個。（內敲門聲）就來，就來！我請你，別忘了看門人。（註二一）（開門）

麥克德夫與蘭諾克斯上。

麥 朋友。你可是睡得太晚了，以至於睡到這樣晚還不起來。

守 真是的，先生，我們痛飲直到二次雞叫；酒這東西，先生，最能引動三件事。

麥 那三件？

守 嗜先生、紅鼻子、睡覺、和小便。淫慾呢，先生，卻也能引動，可是又引不動；它引動淫念，但是不讓實行。所以，多喝酒對於淫慾一事可以說是一個說模稜話的人；促成它，又敗壞它；鼓慫它，又撤退它；勸導它，又打擊它；使它堅持，又不能堅持；結果呢，模模稜稜的把它弄睡着，向它罵了一聲荒謬，揚長而去。

麥 我相信喝酒昨夜也對你罵了一聲荒謬。

守的確是的，先生，直罵到我荒謬絕倫；但是我報復了它的責罵；我想是因為我比它強得多，所以它雖然時常絆倒了我，我終於設法把它撲翻了。

麥 你的主人醒了麼？

馬克白上。

我們的敲門驚醒他了；他來了。

蘭 早安，先生。

馬 二位早安。

麥 國王醒了麼，伯爵？

馬 還沒有。

麥 他教我早點來喚醒他；我幾乎錯過了時候。

馬 我領你前去。

麥 我知道這對於你是一種愉快的辛苦；但究竟是一

種辛苦。

馬 我們喜歡做的事是不覺辛苦的。請進這個門。

麥 我大膽去喊醒他罷，因為這是我的派定的職務。

(下)

蘭 國王今天走麼？

馬 是的：他是這樣打算的。

蘭 這一夜好不安靜：我們住的那個地方，煙囪被吹掉了；並且，據說，空中有哭泣的聲音；又有死人的怪叫，用可怕的聲音預示着纔要來到這不幸的世上的一些混亂。凶鳥整夜的叫；有人說地也生了熱症。並且抖顫了呢。

馬 這真是狂暴的一夜。

蘭 我的經歷尚淺，實在不會見過同樣的例。

馬克白與蘭諾克斯上。

馬 如其在這意外事前我先死一個鐘頭，我便是幸福一生；因為從此以後，人世間沒有什麼重要的事了。一切都是瑣細無聊；名譽與美德是死了，人生的醇釀已經吸乾，窖裏只賸下一些渣滓可以自豪。

瑪爾孔與唐拿班上。

唐 有了什麼變故？

馬 你遭了變故，你還不知道：你的血統的泉源已經堵塞住了；根源塞了。

麥 你的父王被刺了。

瑪 啊！被誰？

蘭 好像就是他的僕從幹的；他們的手臉都帶着血；他

們的刀上也有，我們發見還沒有擦抹就放在枕上了；他們瞪着眼，神經錯亂了；誰的性命交給他們也是不可靠的。

馬 啊！我悔不該一時發怒把他們殺掉了。

麥 你這是爲什麼呢？

馬 誰能在一霎間同時的又聰明，又驚恐，又鎮靜，又狂暴，又忠誠，又中立呢？沒有人能：我的急暴的熱情勝過了猶豫的理性。鄧肯躺在這裏，他的銀白的皮膚上滴着赤金的血；裂着的創痕就像是崩陷的豁口，毀滅便由此衝入了；在那邊，是兇手們，渾身浸沾着他們的本行的顏色，他們的刀上是血跡模糊；凡有人心的人，愛人而又有勇氣表現他的愛，誰能忍耐得住？

夫人 快來扶我，啊！

麥 快招護夫人。

瑪 (向唐拿班旁白) 這事和我們最有關係, 我們爲什麼不說話呢?

唐 (向瑪旁白) 命運藏在一個小窟窿洞裏, 隨時可以跳出來把我們捉走, 在此地還有什麼可說? 我們走罷: 我們的眼淚還沒有釀成呢。

瑪 (向唐旁白) 我們的哀慟也還沒有開始呢。

班 好好招護夫人: (馬克白夫人被擡出)。我們裸着的身體這樣的露着是很不舒服, 我們且先穿上衣服, 回頭再聚會, 再來追究這件慘案, 可以更明瞭一點。這事大有可疑: 我站在上帝的手掌上, 我要和叛逆的陰謀宣戰。

麥 我也這樣。

衆 大家都這樣。

馬 我們去趕快穿上衣服, 在大廳聚會罷。

馬克白 第二幕

衆 贊成。(除瑪爾孔與唐拿班衆均下)。

瑪 你怎麼辦? 我們不要和他們一道去: 假裝悲傷那原是小人慣技。我上英格蘭去。

唐 我到愛爾蘭; 我們拋棄了富貴榮華, 可以使我們都平安些: 在這地方, 人們的笑裏藏着刀: 越親近的人, 越忍心。

瑪 這暗殺的箭還沒有落下去, 我們最穩妥的法子是離開目標: 所以, 上馬罷; 也不必告辭, 就逃走罷: 眼看臨頭事不祥,

偷偷逃走又何妨? (同下)

第四景 同前 堡外

洛斯與一老人上。

老人 我活了七十歲了; 在這期間, 可驚可怕的事物我

二五

也見了不少，但是這可怕的一夜把以前的見識顯得不足挂齒了。

洛 啊！老者，你看，上天不樂意看人演的戲，向戲臺威嚇起來了：現在由鐘上看該是白晝，但是黑夜竟撲滅了經天的明燈。光明應該吻着大地的時候，地面卻被陰霾所籠罩，這究竟是黑夜逞強，還是白晝太羞怯？

老人 這是反常，恰和那發生的事情一樣。上星期二，有一隻鷹，正盤飛到最高點，突被一隻吃老鼠的梟鳥給促弄死了。

洛 鄧肯的那幾匹馬，——事情是真怪而又確實，——很好看，又跑得快，真是難得的良種，忽然變野了，衝碎了馬廄，狂踢亂躡，不服拘束，好像要和人宣戰似的。

老人 據說還互相咬呢。
洛 的確的；我親眼看見，驚訝之極。麥克德夫來了。

麥克德夫上。

情形怎樣，先生？

麥 怎麼，你看不透嗎？

洛 誰幹的這兇殘的事，已經明瞭了麼？

麥 就是馬克白殺死的那幾個了。

洛 噯呀！他們是爲了什麼好處呢？

麥 他們是被賄買的。國王的二子，瑪爾孔和唐拿班，偷偷逃跑了，這很使他們犯着這事的嫌疑。

洛 這更不近人情了！無益的野心喲，竟吞食了你自己生命的依靠！那廢國王的位置大概是落到馬克白的身上了。

麥 他已經被擁戴了，到斯宮即位去了。

洛 鄧肯的遺體呢？

麥 已運到康姆基爾；那是他的祖上埋骨的地方。

洛 你要到斯宮去嗎？

麥 不，老兄，我到斐輔去。

洛 好罷，我是要那邊去的。

麥 願你在那邊所見的一切都順利；再見罷！否則我們

要覺得舊衣裳是比新衣裳舒服了！(註三)

洛 再會，老先生。

老人 上帝保佑你；上帝也保佑他們

將惡變成善將敵認做友的人（乘下）

第二幕

第一景 佛來斯 宮中一室

班珂上。

班 你現在已經得到了王位，考道，格拉密斯，果然如妖婆所預許的都一齊得到了；我恐怕你因此用了頂卑鄙的手段；可是據說你的子孫卻不得承繼，而我纔是許多帝王的根源始祖。如其她們的話裏是有真理，——就像是關於你，馬克白，她們所說的話那樣靈驗，——那麼，真理既然在你身上完全應驗，怎見得在我身上不是一般的預言，而且能鼓起我的希望呢？但是，嘶別說了。

馬 我們的主客在這裏了。

喇叭鳴 馬克白作國王裝；馬克白夫人作王后裝；蘭諾克斯，洛斯，貴族們，貴婦們，及侍從等上。

馬 夫人 如其他被忘記，那是我們的盛宴的一大缺陷，一切都不像樣了。

馬 我今晚設有盛筵，先生，請你光臨。

班 任憑陛下吩咐；我不敢不遵命。

馬 今天下午你出去騎馬麼？

班 是，陛下。

馬 否則今天開會我很想聽取你的意見，你的意見——

向是穩重可靠的；但是明天再談罷。你要騎到很遠麼？

班 陛下，我要盡量往遠處去，以充滿由現在到晚飯的時間爲度；我的馬若是跑得慢些，我恐怕還要借用一兩個黑暗的鐘頭。

馬 別耽誤了宴會。

班 我一定不，陛下。

馬 我聽說我的那兩位狠心的族弟逃往英格蘭和愛爾蘭去了，並不承認弑父之罪，卻造了一派離奇的誑話哄人；這事且等明天再說，因爲明天有不少的國事需要我們一起來處理。快去騎馬罷；等你晚上回來再會。弗里安斯也和你一齊去嗎？

班 是的，陛下；我們的時候已經到了。

馬 我願你們的馬跑得又快又穩；所以我把你們放心的交給馬背了。再見。（班珂下）在晚上七點之前每

人都自由消遣他的光陰罷；爲使今晚聚會格外親切起見，我要獨自一個等到晚餐的時候；於再會之前，上帝保佑你們！（除馬克白及一侍從，均下）喂，有話和你說。那些人來等着沒有？

侍 陛下，他們現在宮門外。

馬 帶他們來見我。（侍從下）僅僅這樣是算不得什麼；得要穩穩妥妥的這樣纔成。我對班珂的畏懼甚深，他的高貴的天性之中頗有可畏之處；很多事他都敢做，並且於無畏的性情之外他還有一種智慧，引導他的勇敢去平穩的活動。只有他活着我是怕的；和他相形之下，我的精神便受了壓抑，就像瑪克安東尼在凱撒面前的時候一樣。妖孽們最初把國王的名義給我的時候，他斥責她們，令她們對他說話；隨後，她們就和預言家一般，稱他爲一系的帝王之父。她們是把一頂

荒蕪的王冠放在我的頭上。把一柄磅確的寶杖放在我的掌握裏，將來卻要被異姓的人橫奪了去，我的子孫卻不得承繼。果真如此，我豈不是爲了班珂的子孫而壞了良心；豈不是爲了他們而殺死了仁慈的鄧肯；在我的和平盃裏注入了怨毒豈不也是只爲了他們；把我的不朽的靈魂送給了魔鬼，只爲了使他們做王，班珂的子孫做王！與其這樣，還不如讓命運來上戰場，且和我拚個你死我活！誰呀？

侍從偕二兇手上。

你到門外去，等我叫你再來。（侍從下）

是不是昨天我們談過的？

兇甲 是的，陛下。

馬 那麼，你們可曾考慮過我的話？要知道從前就是他

使得你們不幸，你們卻錯怪了我。這樁事我在上次談話時已經說得清楚，並且向你們證實了，你們是如何的受騙，如何的被阻撓，是誰經手，是誰主使，以及一切的詳細情形，對於一個只有半個靈魂的人或是頭腦糊塗的人這些事都明明的宣示着『這是班珂幹的』。

兇甲 陛下已經指教過了。

馬 誠然是；並且還要更進一步。所以召你們來第二次談話。你們的耐性能這樣的支配你們的心，由這事就這樣下去嗎？他的重手已經把你們按到墳墓裏去了，使你們的子孫永遠淪爲乞丐，你們還如此的虔誠爲這個好人及其子孫祈福麼？

兇甲 我們是人，陛下。

馬 是的，按類來說你們總算是人；恰似獵狗、靈擺狗、雜種狗、捲毛狗、惡狗、蓬毛狗、水狗、狼狗，全都叫做狗；凡是

標明身價的簿記，就要分別按其秉賦的特質註明善、遲慢、狡猾、守家、善獵；所以在一同列名的簿冊上，又各有專名人，也是如此。那麼，假如你們在簿冊上也有位置，卻不是最劣下的一種人；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們，你們若實行出來，便可將你們的仇敵剷除。還可得到我的歡心，因為他若活着我總是不大爽快，他一死我便無遺憾了。

兇乙 陛下，我是飽受世間鄙薄打擊的一個人，所以我因激怒而做起攪亂世界的事情，是無所顧忌的。

兇甲 我也是受災難的困惱，遭命運的牽掣的一個人，所以不惜拿性命為孤注，得點補償，或是把命送掉。

馬 你們兩個都知道班珂是你們的仇敵。

兇乙 誠然是陛下。

馬 也是我的仇敵；並且仇恨極深，他活着的每一分鐘

都深深的刺着我的性命；雖然我有權把他公然剷除，並且這事由我的意志負責，但是我必不可這樣做，因為有幾個是我和他共同的朋友，我不能不顧他們的好感，所以我反得要哀悼我自己所打倒的人；故此我求你們幫忙，爲了各種重大的理由不得不遮掩衆人耳目。

兇乙 陛下，我們但憑吩咐就是。

兇甲 從然我們的性命——

馬 你們的英勇都流露出來了。頂多在一小時以內，我就告訴你們到何處埋伏，並且把偵知的結果告訴你們，是在什麼時候下手；因為這事一定要在今晚幹成，並且要在離宮稍遠的地方；永遠要記得，我要這事幹得乾淨；別笨手笨腳的留下什麼毛病，那伴着他的弗里安斯，剷除他和剷除他的父親對於我是同樣重要，

所以也要遭同樣的命運。你們自己去決定罷；我立刻就來。

兇乙 我們已經決定了，陛下。

馬 我就來看你們：到裏面等着罷。（兇手們下）

事已決定；班珂，你的靈魂的翱翔，若能上得天，就要在今晚找到天堂。（下）

第二景 同前 宮中又一室

馬克白夫人及一僕上。

夫人 班珂離宮了麼？

僕 是的，娘娘，但是今晚還回來。

夫人 去對國王說，我有話和他講。

僕 我就去。（下）

夫人 絲毫無所得，一切皆枉然，

若是願望達到而心裏不安，
由害人而享受不穩的安樂，
還不如被害的人較為穩妥。

馬克白上。

怎麼了，丈夫！你爲什麼獨自一個，和愁思作伴，還繃藏着那些早該和所思的東西一同死去的念頭？無法補償的事就不要再理它：幹了就算了。

馬 我們砍傷了蛇，卻沒有弄死它：她會再聯起來依然活着，我們的惡意便要冒着她的依然如舊的毒牙的危險。我們這樣在恐懼中吃飯，夜夜睡眠都被噩夢侵擾，還不如讓宇宙破滅，讓天上人間一齊遭殃。寧可和死人去做伴，和那些我們爲自己平安而送到平安之境的人們做伴，也比受這心神顛倒的苦痛好些。鄧肯

是在他的墳裏了；於陣狂熱症的一生之後，他安眠了；叛逆已經下了最惡的毒手：鋼刀、毒藥、內憂、外患，一切都不能更侵犯到他。

夫人 別說了罷，丈夫，快理好你那愁苦的臉；今晚在賓客中間務必做出光彩歡樂的樣子。

馬 我一定會這樣，愛人；我請你也要這樣。你不要忘記班珂；用你的目光和舌端特別的對他表示一點敬意；因為我們在這不穩定的時候，一定要在諂諛的河流裏面去洗浴我們的尊榮。要使我們的臉成爲假面具，遮掩住我們的真心。

夫人 你不可再這樣想。

馬 啊！愛妻，我的心裏充滿了毒蠍；你知道班珂和弗里安斯還活着呢。

夫人 可是他們的生命的契約也並非是永久的。

馬 那麼就有指望了；他們不是不可攻破的東西；所以你放歡喜些罷。在蝙蝠到庭院裏飛旋完畢之前，在鞘翅的甲蟲應了海凱特的召喚用它的嗡嗡的聲音做爲夜晚催睡的鐘聲之前，就要有一件可怕的要事發生。

夫人 什麼事？

馬 你不必打聽，愛人，等着你贊美這事的時候自然明白。來，喲，遮眼的黑夜，把那慈祥的白晝的溫和的眼睛蒙蓋起來罷，用你的殘酷無形的手，把那使我面色慘沮的生命契約給撕毀了罷！天黑下來了，烏鴉歸林了；白晝的祥物開始瞌睡，黑夜的惡鬼醒轉來捉攬他們的食物。你聽我的話驚訝了：

但是請你別詫異，
做惡還須惡到底；

和我一起走罷。(同下)

第三景 同前 公園，有路直達王宮

三兇手上。

兇甲 但是誰叫你來和我們相會的？

兇丙 馬克白。

兇乙 他既然說出我們的職務，並且指點我們的行動與我們所得的命令完全相符，我們就可以無需懷疑他了。

兇甲 那麼和我們合作罷。西方還閃着幾縷白晝的光明；遲誤了的旅客此刻正該馬上加鞭去趕奔旅店；我們守候着的那東西也走近了。

兇丙 聽我聽見馬蹄聲。

班 (在內) 給我們點個火罷，喂！

兇乙 是他了；其餘的在請帖上的人們都已經在宮裏了。

兇甲 他的馬牽到後面去了。

兇丙 幾乎還有一哩呢；不過他平時常這樣，人人都是這樣，徒步從那邊走到宮門。

兇乙 火把，火把！

兇丙 是他。

兇甲 準備好。

班珂及弗里安斯持炬上。

班 今晚要下雨。

兇甲 讓它下罷。(衆襲班珂)

班 啊，中了奸計！快逃，好弗里安斯，逃、逃、逃！你還可以報仇。啊，奴才！(死弗里安斯逃)。

兇丙 是誰把火撲滅的？

兇甲 不該如此嗎？

兇丙 只倒下了一個；他的兒子逃了。

兇乙 我們失掉了我們的事業中最好的一部分。

兇甲 我們走罷，去報告我們成就了多少。（衆下）

第四景 同前 宮中大廳

筵席已備。馬克白、馬克白夫人、洛斯、蘭諾克斯、貴族們，及侍從等上。

馬 你們都知道自己的等級；坐下罷；自始至終，我是竭誠的歡迎。

衆 敬謝陛下。

馬 我親到客人中間週旋一下，勉盡主誼。我們的主婦且在她的寶座上暫停，等到適宜時間再請她款待。

夫人 請先代我向衆位朋友致意罷；我的心裏是歡迎他們的。

兇甲 上，立於門旁。

馬 看，他們以誠心的謝意回答你呢。兩邊人數相等；我來坐在中間；盡興的歡樂罷；等一些我要環席敬一喝酒。（走向門口）你的臉上有血。

兇 就是班珂的了。

馬 你在門外比他在屋裏好些。（註二三）把他結果了麼？

兇 陛下，他的脖頸是砍斷了；是我給他弄的。

馬 你真是殺人的能手；但是能同樣處置弗里安斯的纔是能手；如其你幹成這件事，你可真是天下無雙了。

兇 啓稟陛下，弗里安斯逃了。

馬 我的病又要發作了；否則我便沒有一點缺憾；如大

理石之堅，如山岩之穩，如囊括一切的空氣之宏廓自由；但是如今我被檻籠幽禁與疑懼爲伍了。但是班珂可妥了？

兇 是的，陛下；他已經穩穩當當的臥在溝裏，頭上有二十道裂口；最小的一處也足以致死。

馬 多謝你了。大蛇已經挺在那裏，在逃的小蛇在將來會要生毒液，現在卻還沒有牙齒。你去罷，明天再談。

(兇手下)

夫人 丈夫，你沒有款待來賓；筵宴在進行之際若不懇勸招待，便等於是出售的而不是宴請的了；吃東西最好是在家裏；既不在家裏，便要有禮節做食品的佐料；宴會而無禮節便無味了。

馬 好一個提醒我的愛人！願諸位食慾大開，消化良好，敬祝二者齊備！

蘭 陛下請坐罷？

班珂的鬼上，坐在馬克白座裏。

馬 如其班珂來到，今天全國的英秀都聚於一堂；我寧要責備他太不賞光，我也不願憐憫他有什麼意外！
洛 他的缺席使得他的應允遭受譴責。請陛下賞光就座罷。

馬 座位都滿了。

蘭 陛下，這裏留着一個位子呢。

馬 那裏？

蘭 這裏，陛下。是什麼驚動了陛下？

馬 這是你們那一個幹的？

衆 什麼呀，陛下？

馬 你們不能說這是我幹的：永遠別向我搖幌你的帶

血的頭髮。

洛 諸位，起來罷；陛下有病了。

夫人 請坐，朋友們；我的丈夫常常這樣，年青時就如此。請你們，還坐下罷；這病只發作一陣；等一刻就會好的。你們若太注意他，你們會激怒他，反倒要延長他的迷惘；只顧吃，別理他。你是人嗎？

馬 是，並且是一個勇敢的，敢看那惡魔見了都要怕的東西。

夫人 啊完全胡說！這就是你的恐懼的肖像；這就是你所說的領你去殺鄧肯的那一把繪在空中的刀。啊這種突發的驚慌——其實和真的恐懼一比便是虛偽欺人的東西——與婦女冬日圍爐時根據祖母傳述所講的故事倒是很相稱的。真可耻！爲什麼做這樣的鬼臉？究竟，你看着的不過是一把椅子。

馬 請你，看那裏！瞧瞧！你怎麼說罷？我怕什麼？如

其你能點頭，你也說話好了。若是靈堂墓穴一定要把我們埋葬了的送轉回來，將來我們就要用鴛鴦來做墳墓了。（鬼消滅）

夫人 怎麼，完全失了丈夫的氣概？

馬 我若站在這裏，我就看見他。

夫人 吓，真可耻哩！

馬 在古代，在人道的法律裁定社會之前，流血的事是早已有過的；是的，在這以後，也發生過駭人聽聞的兇殺；在從前，打破了腦殼，人就死了，完事大吉；但是如今，頭上挨了二十處致命傷的卻還能回轉來把我從座位上擠出來？這比殺人的事還奇怪了。

夫人 丈夫，你的高貴的朋友們等候着你呢。

馬 是我忘了。我的好朋友們，請不必對我驚訝；我有一

種怪病，凡知道我的都不以為意。來，以精誠康健來敬大家一杯；隨後我就坐下。給我些酒，斟滿。這一杯敬我們的好朋友而沒在座的班珂；但願他在座對大家，和他，我乾一杯，以一切善意敬祝大家。

衆 謹效忠誠，敬祝陛下。

班珂鬼重上。

馬 滾開！滾開我的眼前！讓泥土掩蓋你去！你的骨頭是沒有髓的，你的血是冷的；你瞪着的眼睛是沒有視力的。

夫人 諸位，這是常有的毛病；沒有什麼別的；只是掃興罷了。

馬 人敢做的，我都敢；你就像是一隻俄羅斯的毛熊，帶刃的犀牛，或是赫坎尼亞的猛虎，向我走來罷；你變做

什麼形狀都行，只不要這個樣子，我的堅強的筋肉便不至於抖顫；或是你再活轉來，用刀和我到沙場去決鬪亦無不可；那時節我若發抖，你可以說我是一個少女的嬰孩。（註二四）去罷，可怕的陰魂！虛幻的把戲，去罷！（鬼消滅）好好；它走了，我又好好的一個人了。請你們，坐下罷。

夫人 你以極可異的怪病掃了大家的高興，破壞了這次盛會。

馬 遇見這樣的事情，能如夏雲浮過一般，而不加以驚訝嗎？我現在想想，你見了這樣可怕的東西居然面不改色，而我則嚇得臉上慘白，你真使得我幾乎不認識我原有的膽量了。

洛 看見什麼東西了，陛下？
夫人 我請你別說了；他越來越沈重；質問會激怒他的。

現在，就再會罷！不必拘泥秩序退席，立刻都去罷。

蘭 夜安；願陛下痊愈！

夫人 祝諸位夜安（衆貴族及侍從等均下）

馬 這事一定要弄得流血，據說；流血的事總要惹出流
血的事；據說石頭會動過，樹木說過話，（註二五）預兆筮
卜會藉了喜鵲烏鴉之類宜露出頂機密的兇犯。現在
是夜裏什麼辰光了？

夫人 正和晨曦相爭，難解難分。

馬 麥克德夫抗令不來，你以爲怎樣？

夫人 你派人去了麼？

馬 我偶然這樣聽說；我是要派人去的。他們那幾個人，
沒有一個是我沒有在他家裏買通一個僕人的。我要
在明天——一清早——去找那幾個妖婆；叫她們再
指點一下；因爲我現在一定要用這最惡的方法去知

道我的最惡的結局。爲了我自身的利益，一切的顧慮
都得讓步；我踏在血裏已到了這個地步，若不更向前
踏下去，向後轉和向前進將是一樣的苦惱。

我有了奇想，我一定要幹，

幹出了再說，由人家批判。

夫人 你缺乏精神的將息。睡覺去。

馬 來，我們睡去。

初遭殺人未曾慣，

嚇得竟被自己騙：

幹這事我們不過是初試罷了。（同下）

第五景 荒野

雷聲。三妖婆上，遇海凱特。

妖婆甲 爲什麼，怎麼啦，海凱特！你生氣的樣子。

海 我莫非不該生氣，

醜婆竟如此無禮？

膽敢以有關性命的謎語，

和馬克白私通款曲；

我是魔術的主宰，

災殃由我祕密安排，

這回怎不請我參加，

宏施我們的魔法？

你們所做尤其可惡，

幫助了放肆的匹夫，

此人陰毒而且暴戾。

只圖自便，何嘗愛你！

趕快補救：趕快去，

去到黃泉窟地裏，

等明晨和我相晤，

他必來卜問前途：

準備器皿和符籙，

和一切應用的事物。

我要飛去；今夜晚，

我的工作極兇慘：

午前必須把事完：

在那新月的角上面。

懸有一滴神祕的露，

落地前必須去抓住：

再用魔術來凝鍊，

便能造出妖鬼聽呼喚，

妖鬼變幻顯神通，

引他墮入毀滅中：

要叫他不顧死生與命運，

肆無忌憚的妄求非分；

你們知道無顧慮，

乃是人類大仇敵。（內唱，『來呀，來呀』之歌。）

聽！我呢；是我的小妖婆，

她駕着雲霧在等候着我。（下）

妖婆甲 來，我們趕快；她不久就來了。（衆下）

第六景 佛來斯 宮中一室

蘭諾克斯與另一貴族上。

蘭 我以前說的話不過是打動你的心思，現在可以再

解說下去。只是，我以為，事情太怪。仁厚的鄧肯很受馬

克白的憐憫；可是，他已經死了；很勇敢的班珂又在太

晚的時候在外行走；你大可以說，是弗里安斯殺的，因

馬克白 第三幕

為弗里安斯逃跑了；人是不該在太晚的時候在外行

走。誰能不想起，瑪爾孔和唐拿班之殺死他們的慈父，

是何等的古怪？罪過罪過！使馬克白何等的悲傷！他不

是激於義憤立刻把那兩個醉酒酣睡的罪人給殺掉

了嗎？這事做得不是很堂皇的嗎？可不是，也很聰明呢；

因為那兩個若是否認起來，任誰聽了都要生氣的。所

以，我說，一切事他都處理得很好；我真以為，假如鄧肯

的兒子們落在他的掌握裏，——上天憐見，他們是不

會的，——他們一定會領略到殺了父親該當何罪；弗

里安斯也要領略到的。但是，別說了！我聽說麥克德夫

爲了說話鹵莽，又爲了沒有赴席，遭了黜斥。先生，你知

道他到那裏去了麼？

貴 鄧肯的兒子，承嗣的權是被那篡位的奪去了，現在

英格蘭宮裏，那頂誠摯的愛德華對他是竭誠款待，所

以他的應得的尊敬可以說是未被命運的禍害損壞分毫。麥克德夫就是到那裏去求英王助他喚起腦贊伯蘭和善戰的西華德；有了這些救兵——再有了上帝的允准——我們便可再安心飲食睡眠，筵席之中便可不再有兇刀閃爍，可以自由的忠君受祿；這一切是我們現在求之不得的。這消息使國王大為激怒，他準備要開戰了。

蘭 他派人去傳喚麥克德夫了麼？

貴 他傳喚了：回話是乾脆的一句，「先生，我不去」，那惱怒的使者轉過身去，喃喃的好像是說，「你將後悔把這樣的回話給我」。

蘭 那麼這該是一個警告，要他儘理智所及的盡量提防。但願有一位神聖天使在他以前先飛到英格蘭朝中去傳達消息，庶幾迅速的福祉早些回到在惡人手下霸佔着的我們這受難的國家！

貴 我願爲他禱告（乘下）

第四幕

第一景 幽穴 中置煮鍋一具

雷聲。三妖婆上。

妖婆甲 虎斑貓叫了三次。

妖婆乙 豪豬叫了三加一回。

妖婆丙 怪鷹叫着：時候到了，時候到了。

妖婆甲 大家圍着煮鍋走：

毒肝毒臟向鍋裏投。

冷石底下的癩哈蟆，

三十一晝夜的潛伏着，

在睡中曾漬出毒汗珠，

馬克白 第四幕

先把你放在魔鍋裏煮。

衆 加倍加倍的努力幹，

火燒熱了鍋滾翻。

妖婆乙 溼地毒蛇切成片，

投到鍋裏來熬鍊；

壁虎眼，哈蟆腳，

惡狗舌，蝙蝠毛，

蝮蛇的叉，盲蛇的刺，

蜥蜴的腿，梟鳥的翅，

製鍊成功好與妖，

快像獄湯一般翻滾的燒。

四三

衆 加倍加倍努力幹！

火燒燃了鍋滾翻。

妖婆丙 飛龍鱗，豺狼牙，

木乃伊，鹹水鯊

的貪食的大肚皮，

黑夜掘起的毒草根，

瀆神猶太的臭心肝，

山羊膽，月蝕時

割下的水松枝，

回回的鼻子，韃靼的脣，

被娼婦在溝裏生出世

就遭勒死的嬰孩的手指頭，

煮成一鍋好稠的粥：

再加上猛虎的臟，

湊成我們這一鍋湯。

衆 加倍加倍努力幹！

火燒熱了鍋滾翻。

妖婆乙 用點猴血來凝凍，

然後魔術纔穩定。

海凱特上。

海 啊！好！你們辛苦了，

有好處大家都沾得到。

現在繞着鍋唱歌，

像是一環小妖魔，

把投進的東西咒成魔。（奏樂，唱歌，唱「黑妖怪……」

之調）。

妖婆乙 我的拇指痛得怪，

有什麼惡人這邊來。

開門，

不論誰敲門。

馬克白上。

馬 哈，你們這一羣陰險凶惡半夜的妖婆！你們在此幹什麼？

衆 一件無名的事。

馬 我請求你們，用你們的法術，——不管你們怎樣的去知道，——回答我的疑問：縱然你們解開了風囊去和教堂交戰，縱然駭浪把船隻吞滅，縱然把穗麥吹倒大樹吹折，縱然堡壘坍倒在守兵的頭上，縱然宮殿尖塔把頭傾斜到了地上，縱然自然界一切的有生機的寶藏盡行顛覆，直等到毀滅都覺得厭倦；這都不要緊，

只消回答我問你們的話。

妖婆甲 說罷，

妖婆乙 問罷。

妖婆丙 我們可以回答。

妖婆甲 你說，是願聽我們親口對你講呢，還是由我們的師傅來說呢？

馬 叫他們來：讓我見見他們。

妖婆甲 倒進這會吃九隻小豬的母豬血；這是從絞人架上滴下的油，倒在火裏去。

衆 來呀，不拘品級高或低，顯你的形，盡你的職。

雷鳴。第一鬼爲一帶盔首級。

馬 告訴我，你這不相識的妖魔，——

妖婆甲 他知道你的心事，聽他說，

你自己不必說什麼。

鬼 馬克白！馬克白！馬克白！要留心麥克德夫；要留心斐

輔伯爵。讓我去吧。話已經說足。（下逝）

馬 無論你是什麼，我感謝你的忠告；你正說中了我的恐懼。但是再說一句——

妖婆甲 他不能受命令：此地還有一位神，比方纔那一位神通更大。

雷鳴。第二鬼爲浴血嬰孩。

鬼 馬克白！馬克白！馬克白！——

馬 我若有三隻耳朵，我都會聽你。

鬼 要兇殘，勇敢，堅決；儘管輕侮一切的人力，因爲沒有

女人生出來的人能傷害馬克白。

馬 那麼你活着罷，麥克德夫：我何必怕你？但是我要加倍的穩妥，我要有命運的擔保：你還是活不得；如此我可以對那慘沮的恐懼說他是扯謊，不顧雷鳴而安然就睡。

雷鳴。第三鬼爲頭戴王冕之幼童，手執樹枝。

這是什麼？像王子一般的升起，頭上戴着至尊的冠冕？衆 聽着，別和他說話。

鬼 要像獅子一般的驕傲，誰憤怒，誰着惱，誰在那裏陰謀，你一概不要管；馬克白永遠不會被征服，除非等到伯南的大森林都來到丹新南的高山上來攻擊他。

（消逝）

馬 永不會有這事：誰能徵發森林，令樹木拔起深入地下的根？好稱心的朕兆！好叛變，你永遠不能擡頭，除非

等到伯南森林也起來叛變，尊貴的馬克白可以安享
天年，不至死於非命。但是我還心跳，想知道一件事：告
訴我——如其你的魔法能講這樣多，——班珂的子
孫可能統治這王國麼？

衆 別再多問了。

馬 我一定要知道：你們若拒絕我，你們將永遠被咀咒！
讓我知道。這鍋怎麼沈下去了？這又是什麼音樂？（奏

簧簫）

妖婆甲 啞劇！

妖婆乙 啞劇！

妖婆丙 啞劇！

衆 演給他的眼睛看，使他心裏悲；
像幽影一般的來，幽影一般的退。

八代帝王之表演；（註二）最後一位手持明鏡；班珂的魂尾隨着。

馬 你太像班珂的魂；下去！你的王冠燒乾了我的眼珠；
你的頭髮，你這個戴金箍的頭，和第一個一樣；第三個
也和前面的一樣。齷齪的妖婆爲什麼拿這個給我？看
又一個第四位！迸出眼眶罷，眼珠！什麼！這一脈相傳竟
要直到世界末日麼？還有一個第七個！我不要再看
了！可是第八個又出現了，還帶着一面明鏡，照出了更
多的給我；我看見有一個還擊着兩個球三根杖。
（註二七）好可怕的景象！現在我明白是真的了；因爲頭
髮上瀆了血的班珂向我微笑，指點着他們做爲他的
後裔。（鬼影消逝）怎麼當真如此？

妖婆甲 是的，當真如此；可是馬克白何以這般驚惶？來

呀，姊妹們，我們來鼓舞他的精神，表演我們的最高的娛樂。我使空中奏起音樂，你們表演奇異的環舞，好讓這位大王說我們答報了他的盛情。（奏樂，妖婆跳舞，隨即與海凱特同逝）。

馬 她們在那裏走了？讓這不祥的一天在日曆中永遠受着咀咒！進來，外邊的人！

蘭諾克斯上。

蘭 陛下要什麼？

馬 你們可曾看見妖婆？

蘭 沒有，陛下。

馬 她們沒從你們身傍走過嗎？

蘭 實在沒有，陛下。

馬 她們經過的空氣都要沾染毒霧，相信她們的人都

該倒霉！我聽見馬蹄響，是誰來了？

蘭 陛下，是兩三個人前來報信，麥克德夫逃往英格蘭去了。

馬 逃到英格蘭去了麼？

蘭 是的，陛下。

馬 時間啊，你於我下毒手之前竟着了先鞭；意念是稍縱即逝的，永遠追趕不上，除非是想到即做；今後我心裏第一個念頭就是我手裏第一樁事業。就在如今，為使我的思想終於得到實行起見，我立刻就就要下手；我要搜索麥克德夫的堡壘，沒收斐輔；把刀鋒加在他的妻子以及一切和他血統有關的人身上。並非是蠢人一般的誇口；在意冷之前我真要幹出這樁事；但是可別再活見鬼！他們在那裏呢？引我到他們那裏去。（衆下）

第二景 斐輔 麥克德夫的堡壘

麥克德夫夫人，她的兒子，及洛斯上。

麥夫人 他做下了什麼事要逃出國外？

洛 你一定要鎮靜，夫人。

麥夫人 他卻一點也不鎮靜：他的逃亡完全是發瘋：我們的行爲很坦白，而我們的疑慮反倒使我們成爲叛徒了。

洛 究竟是他的見識，還是他的疑慮，你不知道哩。

麥夫人 見識！拋了他的妻，丟了他的兒子，棄了他的房屋家產，而獨自逃亡？他是不愛我們了；他沒有人心；就是可憐的鷓鴣，鳥中最小的了，若是有小雛在巢裏的時候，也要抗拒鷓鴣。完全是爲恐懼，一點也不是爲了愛情；如此不合理性的逃亡，其中還有多少見識！

馬克白 第四幕

洛 我最親愛的表姊，我請你鎮定一下：至於你的丈夫，

他是高貴聰明，有判斷力，而又最善臨機應變的。我不敢再往下說：不過世道人心最不可測，有時我們成了叛徒而自己卻不會知道，有時我們因疑懼而附會謠言，可是不知道疑懼的究竟是什麼，只是在洶湧的大海上漂來漂去。我告辭了：不久我還再來。事情到了最糟的地步就會終止，否則會回到原來的幸福狀態。我的小表侄，上帝保佑你！

麥夫人 他雖然有父親，而是一個沒父親的孩子了。

洛 我若再多停留一會，我將更要失了體統，也使得你難受：我立刻告辭了。（下）

麥夫人 孩子，你的父親是死了：你如今怎麼是好？你如何生活？

兒 像鳥似的，媽。

麥夫人 怎麼吃蟲蠅嗎？

兒 我的意思是說，我能得什麼就吃什麼；鳥即是如此。

麥夫人 可憐的鳥！你永遠也不怕網罟繭羅。

兒 我爲什麼要怕呢？媽！網羅不是給可憐的鳥張的。我的父親並沒有死，不管你怎樣的說。

麥夫人 他是死了：你沒了父親可怎樣好呢？

兒 不，你沒了丈夫將怎麼好呢？

麥夫人 唉，我可以到任何商場去買二十個來。

兒 你買來之後再出賣。

麥夫人 你說話極俏皮；老實講，倒也難爲你。

兒 我的父親是叛徒嗎？

麥夫人 是的，他是。

兒 什麼是叛徒？

麥夫人 一個矢志忠誠而又自毀誓約的人。

兒 一切叛徒都是如此麼？

麥夫人 凡是這樣的就是——一個叛徒，一定要絞殺的。

兒 宣誓而又背誓的人都要絞殺的麼？

麥夫人 每個都要。

兒 誰去絞他們呢？

麥夫人 誠實的人們哪。

兒 那麼那宣誓背誓的人都是傻子了，因爲宣誓背誓的人，滔滔皆是，儘够打誠實的人，儘够絞死他們的。

麥夫人 上帝保佑你，你這小猴子！可是你沒了父親怎麼辦呢？

兒 如其他是死了，你會要哭他的：如其你不哭，那是很好的朕兆！我不久將有一位新父親了。

麥夫人 胡說的孩子，你說的是什麼話！

使者上。

使 夫人，上帝保佑！你是不認識我的，雖然你的爵位我是深知的。我恐怕有什麼危險已經迫近你了；如其肯聽信一個低微的人的勸告，請別在這個地方逃走罷，帶着你的孩子。這樣的驚嚇了你，我覺得我是太粗野了；再厲害一些就將成爲殘忍，可是殘忍的事已經迫近你的身邊。上天保護你！我不敢再停留了。（下）

麥夫人 我逃到那裏去呢？我沒做害人的事。但是我記起了，我現在還是在人世間，在這人世，做害人的事。往往是受讚美的，行善倒常被認做有危險的蠢事；那麼，唉，我爲什麼還要提起這女人氣的抗拒，僅僅說我沒做過害人的事呢？

兇手上。

這是些什麼人？

兇 你的丈夫在那裏？

麥夫人 我希望他不在什麼該咀咒的地方以至於讓你們這樣的人找得到。

兇 他是叛徒。

兇 你胡說，你這蓬頭的小人！

兇 什麼！你這個小混蛋。叛逆的餘孽（刺）

兇 他刺殺我了，媽：快逃罷，我請你（死）

（麥夫人下，喊着「殺人了！」兇手等在後追隨。）

第三景 英格蘭 王宮前

瑪爾孔與麥克德夫上。

瑪 我們尋個僻靜的地方，去痛哭一場罷。

麥 我們還不如握緊了刀，像勇士一般，回去保護我們的被蹂躪的權益呢；每天早晨都有新的寡婦號，孤兒哭，新的悲哀衝上了雲霄，天上也迴蕩着同樣哀慘的呼聲，像是和蘇格蘭表示同情一般。

瑪 我相信的事，我要哀悼；我知道的事，我就相信；我能補救的事，如有機緣，我自然要圖補救的。你所說的，或者竟是不假的。這個篡位的人，說起他的名字就會污了我們的舌頭，從前被人認做是誠實的；你會待他很好的；他倒是還沒有觸動你。我年紀還青；你利用我或者還可得到他的一點賞賜，並且犧牲一隻柔弱無辜的小羊去平息上帝的怒氣，也是聰明的事。

麥 我並不是好詐的。

瑪 但馬克白是的。忠良的天性在國王嚴命之下便不

得不墮落。但是我求你原諒；你的爲人如何是並不因我的猜測而改變的；天使是光明的，雖然最光明的是墮落了；縱然一切卑鄙的東西都貌做忠良，忠良的一定依然不改常態。

麥 我很失望。

瑪 你失望的地方恐怕即是我所懷疑的地方。你爲什麼如此匆忙的棄了妻子——妻子是何等寶貴的勢力，何等情愛的牢結——竟不告辭呢？我請你，不要讓我的猜疑成爲你的不榮譽，這只是保障我自己的安全；你也許真是正直的，不管我怎樣想。

麥 流血罷，流血罷，可憐的國家！偉大的暴虐，你立下安穩的基礎罷，因爲善良不敢攔阻你享受你的橫行的結果罷；你的名分已經是確認了！再會罷，閣下：就是把篡王掌握中的全部國土都送給我，再加上那富庶的

東方，我也不願做你所想像的小人。

瑪 請不要見怪：我並非是因了絕對懷疑你而才說這一套話。我想我們的國家陷於奴隸之中；它在哀號流血，每天都要加上新的創傷；我想恐怕會有人願意擁戴我的；此地的仁厚的英格蘭王也會答應借我幾千人馬；可是雖然如此，我縱然把那暴君的頭踐在腳底，或是挑在刀上，而我的可憐的國家在那繼位者的統治之下，也許會有比從前更多的罪惡，更多苦痛，更多種類的苦痛。

麥 你說的是誰？

瑪 我說的是我自己；我知道在我自己心裏一切的罪惡都生了深根，一旦萌發起來，黑暗的馬克白會要顯得潔白如雪，和我的恣肆無道相形之下，會要把他當做一隻綿羊。

麥 就是從可怕的地獄裏也鑽不出一個比馬克白更兇惡的魔鬼。

瑪 我承認他是好殺、淫佚、貪戀、虛偽、狡詐、狂暴、陰險、凡有名的罪惡無一不備；可是我的放蕩淫佚是沒有底止的；你們的妻，你們的女，你們的主婦，你們的僕婢，都不能填滿我的慾壑；我的淫慾能壓倒一切阻撓我的意志的障礙；比起這樣的一個還不如讓馬克白統治好些呢。

麥 恣情聲色的確是一種暴行；這會使王位早虛，使許多國王敗倒。但是仍無須遲疑去享有你應得的一切；你儘可私下裏放縱取樂，而仍做出有節制的樣子，便可蒙蔽世人了。我們有的是樂意的女人；多的是聞風而來的獻身富貴的女人，只怕你未必有餓鷹一般的胃口把她們都吞下去呢。

瑪 於淫慾之外，我的惡劣的品質當中還有一種無厭的貪慾，我一旦爲王，便要殺害貴族攘奪他們的土地，奪這個的珠寶，奪那個的房屋；愈聚斂愈足以助長我的飢餓，以至於我要假造些不公正的糾紛去陷害忠良，爲了財產而摧殘他們。

麥 這貪慾比起那酷暑一般的淫慾，是更深蒂固的，有更毒惡的根苗，曾經是我們的國王致死之刀；但是不必疑慮；蘇格蘭有的是財富，單是你分內所有的就够滿足你的慾望；有其餘的優點搭襯着，這一切都是都可以容忍的。

瑪 但是我沒有優點：適合帝王身份的美德，如公正、真實、節度、穩重、慷慨、堅忍、仁愛、謙遜、虔誠、忍耐、勇敢、剛毅，我都一點也沒有，而一切的罪惡我卻能條分縷析的多方施行。哼，我若得勢，我就要把一片寧靜投入地獄，

破壞宇宙的和平，摧毀人間的諧調。

麥 啊蘇格蘭，蘇格蘭！

瑪 這樣的人是否宜於治國，你說；我就是我所說的這
樣。

麥 宜於治國！不，連活着都不配。啊苦痛的國家，在一個篡位的暴君的血淋淋的統治之下，而王位的嫡傳又如此的自甘暴棄，辱沒祖宗，你將何時得重見太平？你的父王是個最賢明的君主；生你的那位皇后，跪着比立着的時候多，天天刻苦修行。再會罷！你自己供認的那些罪惡使我永不得再見蘇格蘭了。啊我的心胸，你的希望完了！

瑪 麥克德夫，你這高貴的情緒，定是真實的產兒，已經把我的最不祥的疑慮從我的心上拭去，使我的揣測和你的忠誠調和了。那狡猾的馬克白用了許多這樣

的詭計，想賺我回到他的勢力之下，虧我小心翼翼的沒有倉促的輕於置信；但是你我之間卻有上帝從中調處！從此我就聽從你的指導，我妄自菲薄的話一筆勾消，我自行玷毀的種種罪惡原是與我無緣，從此更當戒絕。我尚未近過女色，從沒有背過誓，我分內的東西我都從不貪求；從沒有壞過良心，就是一個惡魔我也不把他賣給他的同類，我愛真理不下於愛生命；我第一次說謊就是我方才毀謗自己的話。我的真實面目，完全聽你驅使，爲國馳驅；實在講，在你未來之先，老西華德已經統帶着一萬名戰士，整裝待發了。現在我們一同去罷，但願成功的機會恰似我們的師出有名。你爲什麼不做聲？

麥 這樣使人歡欣和使人懊惱的事是很難同時調和起來呢。

一醫生上。

瑪 好罷，隨後再說。國王來了嗎，請問？

醫 是的，先生，有一羣可憐的人在等着他治療；他們的病症使得良醫束手；但是經他一撫摩，他的手是有天賦的神效，他們立刻就霍然了。（註二八）

瑪 多謝醫生。（醫生下）

麥 他說的是什麼病？

瑪 叫做瘰癧：這位好國王真能療治如神，自從我來到英格蘭，常看見他奏驗。他如何能感動上蒼，這只有他自己知道；不過那些得奇病的人，腫脹潰爛，慘不忍睹，外科醫生簡直沒有辦法，而他能治；只消禱告着把一塊金幣掛在他們的頸上；據說他把這種療病的福佑傳給了他的後代。除了這奇技之外，他還有天賦的預

言的本領，還有各種的福澤環拱着他的王位，表示着他是極有光榮的。

麥 看，誰來了？

瑪 我的國人；但我認不得他。

洛 斯上。

麥 我最溫和的表弟，歡迎你來。

瑪 我現在認識他了。天啊，這使我們成爲異國人的根由，請快快給剷除罷！

洛 但願如此。

麥 蘇格蘭還和從前一樣麼？

洛 噫呀！可憐的國家；自己都怕看自己了。那不能叫做我們的母國，只好說是我們的墳墓；在那裏，只有盲然無知的人纔能有點笑容；長吁短嘆，呻吟叫號，儘管震

破了天，也沒有人過問；極哀慘痛像是一種平凡的情感；死人的喪鐘，沒有人問是爲誰敲的了；康健的人在帽上的鮮花尙未枯萎的時候就被殺害，甚至沒來得及生病就死了。

麥 啊！說得太仔細，可也太真實了！

瑪 最近的慘案是什麼？

洛 一小時前的慘案，說起來就難得聽者的歡迎；每一分鐘會生出一件新的來。

麥 我的妻可好？

洛 哦，還好。

麥 我的孩子們呢？

洛 也還好。

麥 那暴君沒有摧殘他們的安寧嗎？

洛 沒有；我離開他們的時候，他們還好好的。

麥 請你別捨不得說：到底怎樣？

洛 當我很沈痛的負擔着把這消息傳到此地的時候，有一種謠傳說有許多忠臣已經起義；這消息其實我倒可以證實，因為我親見那暴君的队伍開拔。現在正是可乘之機；你只消到蘇格蘭去舉目一望，便能造出無數軍士，就是婦女也會爲了解除她們的苦痛而去廝殺的。

瑪 但願我們此去能成爲她們的慰安。慷慨的英格蘭王已經把西華德和一萬精兵借了我們；比他更老練的軍人是不可得的了。

洛 但願我也能有同樣的喜信來回報！但是我有幾句話，那是應該在沒人能聽見的荒漠裏去喊叫的。
麥 是關於什麼的？關於公共利害的？還是關於私人哀痛的？

洛 凡是存心忠厚的人無不同伸哀痛，不過主要的部分卻僅僅與你有關。

麥 如其是我的事，請別瞞我：快讓我知道。

洛 你的耳朵可別永遠憎惡我的舌頭，因爲我的舌頭將要把你從未聽見過的哀痛的消息打入你的耳朵。
麥 哼！我猜着了。

洛 你的堡壘被抄了；你的妻子都被慘殺了；若細說這殺害的經過，不過是把你的的一條命再加之那一堆無辜的屍身上去罷了。

瑪 慈悲的天呀！怎麼啦！永遠別把帽子蓋上你的眼；吐露你的悲哀；不說話的悲哀會向憂傷過度的心去低訴，使它碎的。

麥 我的孩子們也死了？
洛 妻子、僕人及一切他們能尋到的。

麥 而我卻不在那裏！我的妻也被殺了麼？

洛 我已經說過。

瑪 別傷心；我們且商量報仇的方法，來診治這不共戴天的讐恨。

麥 他沒有孩子。我所有的好孩子？你是說所有的麼？啊地獄的鳶鷹！全抓去了？什麼！我所有的小雞和他們的母雞竟惡狠的一下子給擄去了麼？

瑪 要像個男子漢來對付這件事。

麥 我是要這樣做；可是我也不能不有人所難免的情感：我不能不記起我曾有過妻子，而又是何等的寶貴。上天竟袖手旁觀而不肯臂助他們嗎？罪孽的麥克德夫！他們都爲了你而被害了。我真是無用的人，他們之遭受殺戮，不是因爲他們有什麼過失，而是受了我的

株連。上天給他們安息罷！

瑪 讓這哀痛做你的磨刀石罷；把悲哀變做怨怒；別麻木了你的心，要激動它。

麥 啊！我的眼睛能像女人似的流淚，而我的舌頭卻能誇耀。但是，天喲，斬斷一切遷延；快把那蘇格蘭的惡魔和我放在面對面；把他放在我的刀鋒所能及的地方；他若是能逃，上天也饒了他罷！

瑪 這纔是英雄的談吐。來，我們去見國王去；我們的軍隊已經備好；除了告辭之外什麼也不缺少。馬克白已經惡貫滿盈，上天都鼓動了撻伐。

請君盡力解心寬，
長夜漫漫接曙天。（衆下）

第五幕

第一景 丹新南 堡內一室

一醫生及一侍女上。

醫 我和你已經守了兩夜，卻不見你所報告的實情。她上一次夢中行走是在什麼時候？

侍 自從國王上了戰場，我就看見她從牀上起來，披上睡衣，打開房門，拿出紙，摺起來，寫、讀、隨後加封，又回到牀上去；而這一切都是熟睡中幹的。

醫 這真是極其反常的事了，一面享受安眠的利益一面做着醒時的事！在這睡着的騷動之中，除了她的行走和其他的動作之外，你可曾聽見她說過什麼？

侍 這，先生，我卻不願據實報告。

醫 你可以和我說，這是你極應該說的。

侍 沒有人證實我的話，我對你或任何人都不能說的。

馬克白夫人持燭上。

你看她來了。她就是這個樣子；我以生命來打賭，是熟睡着。仔細看她；靜立着。

醫 她怎麼得到那盞燈的？

侍 就在她身邊：她身邊永遠點着燈；這是她的吩咐。

醫 你看，她的眼睛睜着呢。

侍 是的，但眼睛的視覺是閉着的。

醫 她現在做什麼呢？看她直搓手。

侍 這是她慣常的動作，像是洗手。我曾見她這樣繼續

一刻鐘之久。

夫人 但是這裏還有個斑點。

醫 聽她說話了。我記下她說的話，事後追憶可格外有

力些。

夫人 去，可惡的斑點！去，我說！二：現在已經到下手的

時候了。地獄是黑暗的！吓，丈夫，吓，一個軍人，還害怕！明

知沒人能向我們問罪，我們何必怕！可是誰想得到那

老頭子有那麼多的血啊？

醫 你聽見這話了麼？

夫人 斐輔的伯爵曾有一位夫人：如今在那裏什麼！這

兩隻手永遠洗不淨？別再那樣了，丈夫，別再那樣了：你

這一驚把事情全敗壞了。

醫 嘻嘻；原來你已經知道了你所不該知道的事。

侍 她說了她不該說的話，這一點我敢說：上天知道她

所知道的事。

夫人 這裏還有血腥氣；所有的阿拉伯的香料也薰不

香這隻小手。啊啊！

醫 這是何等樣的嘆息！心裏必有過度的憂傷。

侍 縱然爲了全身都享受着尊榮，我也不願胸裏藏着

這樣的一顆心。

醫 好罷，好罷，好罷。

侍 禱告上帝叫它好罷，先生。

醫 這病是我所不能治的了；不過我知道有些夢遊的

人卻會安然的死在牀上。

夫人 洗你的手去，穿上你的睡衣；臉上別這樣的灰白。

我再告訴你說，班珂是已經葬了；他不能從墳裏出來。

比較不大恨他的人說這是狂勇；但是，他無法節制他的雜亂的部曲，卻是確定的了。

安 他如今覺得了他的暗殺是擺脫不掉的了；每一分鐘就要發生一次的叛變正是責罰他的不忠；他的部下僅僅是奉命開拔，並非出於愛戴；現在他覺得他的王號是不大緊牢了，像是一個巨人的袍子穿在一個矮賊身上。

曼 他的心在咀咒他自己的時候，誰又能怪他心慌意亂呢？

開 好，我們出發罷，我們向該效忠的地方去效忠；我們去迎接拯救國難的良醫，我們要隨同他把我們每一滴血灑出來療治我們的國家。

蘭 或流血的數量依照需要，
要够溼潤王花，淹滅莠草。

我們向伯南進行罷。（衆下，引隊進行。）

第三景 丹新南 堡中一室

馬克白，醫生及侍從等上。

馬 不必再來報告；讓他們都叛變好了；除非等到伯南森林移到了丹新南，我是不會驚嚇成病的。瑪爾孔那孩子算得什麼？他不是女人養的嗎？那預知人類休咎的精靈曾向我說過：『別怕，馬克白；凡是女人生出來的人都不能壓倒你。』所以不忠的伯爵們，你們儘管跑罷，去和英國享樂者（註二）斯混去罷；我的主宰的心靈和我的懷抱的胸襟，都不會因疑慮而銷沈或因恐懼而動搖的。

一僕上。

你這白臉的蠢漢，願惡魔把你咒黑了！你從那裏得來的這笨鵝的顏色？

僕 有一萬——

馬 一萬隻鵝麼，混帳？

僕 兵啊，先生。

馬 去，刺破你的臉，把你臉上的恐懼塗紅了罷，你這膽小的孩子。是什麼兵，傻子？你的靈魂該死！你那慘白的臉會使得人害怕。倒是什麼兵，白臉？

僕 英國兵。

馬 滾你的。（僕下）塞頓——我看見這樣的臉我心裏好難過——我說，塞頓——我的成敗完全賴此一舉。我的壽命已經够長；我的一生已經到了凋落的秋天，有如一片黃葉；老年所應該具備的如尊榮敬愛恭順友誼，我都不能希望得到了；而只能代以不響呢。

而深刻的咀咒，口頭的奉承，和那可憐的心，很願不說而又不敢不說的一片話。塞頓！

塞頓上。

塞 陛下有什麼吩咐？

馬 還有什麼消息？

塞 報告過的事全證實了。

馬 我要打到我的肉從我的骨頭上劈下來為止。給我盔甲。

塞 此刻還用不着。

馬 我要穿上。再加派騎兵到四鄉去巡查；誰說怕就絞死誰。給我盔甲。病人怎樣了，醫生？

醫 陛下，她的病倒不要緊的，可是她的精神錯亂以致幻象叢生，不得安寧。

馬 就醫治她這個毛病；你不能診治一個患病的心靈，從記憶中拔出根深蒂固的憂愁，拭去腦筋上寫着的苦痛，用些甜美忘憂的解藥洗淨那鬱結在她胸間的危險東西麼？

醫 這是要病人自己設法治療的了。

馬 把醫術擲給狗罷；我不要它。來，給我披上甲；給我槍。塞頓，派兵。——醫生，大臣全逃跑了。——來，趕快。——

醫生，你如其能取得我的國家的小便，檢驗她的病源，把她醫治得和原來一般康健，我就要放聲讚美你，直到起了迴聲再度的讚美。——扯下去好了。——什麼大黃桂皮，什麼瀉藥，可以把這些英國人排洩掉？什麼聽說他們了麼？

醫 我聽說了，陛下；陛下的整理軍備使得我們得到一些風聲。

馬 隨後給我送來罷。

我不怕死亡也不怕遭難，

除非伯南森林來到丹新南。

醫 (旁白) 我若是一旦逃開丹新南，

利不能誘我再來到這邊。(衆下)

第四景 伯南森林附近

於旗旗鼓樂中，瑪爾孔、西華德及其子、麥克德夫、曼提茲、開茲耐斯、安格斯、蘭諾克斯、洛斯及兵士等上。

瑪 弟兄們，我希望我們安居度日的日子是快到了。

曼 我們毫不懷疑。

西 面前是什麼森林？

曼 伯南森林。

瑪 每個兵士砍下一個枝子，在面前擊着；這樣便可以
遮掩我們的人數，敵方的偵探報告我們人數的時候
就會錯誤了。

衆兵士 就這樣。

西 我們只知道那剛復的暴君停駐在丹新南，等着我
們去圍他呢。

瑪 這是他的主要的希望；因為他的部下，不分等級高
下，一遇有機可乘，便紛紛叛變，沒人向他效忠，除了一
些被脅逼的東西，而他們也是口是心非的。

麥 我們等看清了事實再定主張罷，我們現在要嚴守
軍人的職責。

西 使我們判清勝負的時機已經來近了。空想只能給
我們一些不可靠的希望，確實的結果是要由交戰而
定的，爲了求這結局我們向前進兵罷。（衆下）

第五景 丹新南 堡內

於旌旗鼓樂中，馬克白、塞頓率兵士等上。

馬 把我們的旗子掛到外牆上去；「他們來了」這呼
聲總是不斷；其實我們的堡壘的堅固足以嘲笑敵
人的圍困；讓他們躺在這裏等着飢荒瘡疾吃他們罷；
若不是他們得到了原應屬於我們的軍隊的增援，我
們大可以出去和他們對面交鋒，把他們打回去。（內
婦人呼聲）這是什麼聲音？

塞 這是婦女的呼號，陛下。（下）

馬 我幾乎忘記了恐懼的滋味。從前我聽見一聲夜間
的號叫，就會駭得發冷，一聽見可怕的故事，毛髮就會
倒豎起來像是活的一般。可是我已經飽嘗了驚悸；可
怕的事和我的兇殘的心已經厭熟了，不能再使我驚

惶。

塞頓上。

爲什麼這樣叫喊。

塞 陛下，王后死了。

馬 她以後也必定要死的；早晚總不免有這樣的一個消息來到。明天、明天、又明天、光陰就這樣一天一天的移步向前爬，直到時間的紀錄之最後的一字；每一天都照耀着愚人走上歸塵的死路。滅了罷、滅了罷、短短的燭火！人生不過是個人行動的陰影，在臺上高談闊步的一個可憐的演員，以後便聽不見他了；不過是一個僂子說的故事，說得激昂慷慨，卻毫無意義。

一使者上。

你是來報告消息的，快說罷。

使 啓稟陛下，我應該報告我認爲我親眼看到的事，但是不知怎麼辦纔好。

馬 你說罷，先生。

使 我在山上守望的時候，我向伯南那邊看，我覺得忽然那森林動起來了。

馬 你胡說！

使 如果並無其事，甘願受你譴責；你自己可以去看已經來到三哩以內了；真是個活動的森林。

馬 如其你說謊，我就把你吊在最近的一棵樹上活活的餓死；如其你說得不假，你就是同樣處置我，我也不介意。我不放縱我的信心了，我開始疑懼那妖魔所說的像是真理的模稜話了；「別怕，除非伯南森林來到了丹新南」；如今樹林真到了丹新南。拿兵器、拿兵器、

出去如其他所說的真是發現了，那是不能逃也不能守的了。我開始厭惡太陽了，深願現在世界整個的傾覆。

敲起警鐘！風，吹毀滅，你來罷！

至少我們死的時候要披着盔甲。（衆下）

第六景 同前 堡前平原

於旌旗鼓樂中，瑪爾孔、西華德、麥克德夫等率軍隊擊樹枝上。

瑪 現在走得够近了；放下你們的帶葉的屏風，顯出你們的原形罷。你老舅，帶着我的表弟，你的英勇的兒子，去打頭陣；麥克德夫和我們各按作戰計劃分頭行事。西 再會罷。只消我們今晚能遇到暴君的隊伍，我們若是不能戰，我們情甘慘敗。

馬克白 第五幕

麥 吹起所有的喇叭；宣告流血和廝殺。（衆下）

第七景 同前 平原另一部分

警號。馬克白上。

馬 他們把我網在樁上了；我不能逃，只能像狗熊似的困鬪。誰能不是女人生的？只是這樣的一個我纔怕。

小西華德上。

小西 你姓甚名誰？

馬 你聽見要害怕的。

小西 吓；你的名姓比地獄裏的任何再兇惡些，我也不怕。

馬 我叫馬克白。

小西 就是惡魔來通報姓名也沒有你這樣的使我惱恨。

馬 也沒有我這樣怕人。

小西 你胡說，昏君；我要用刀來證明你的荒謬。（二人交鋒，小西華德被殺。）

馬 你原來是女人生的呀！

凡是女人胎裏生出來的人，

我不怕他手裏舞什麼刀兵。（下）

警號。麥克德夫上。

麥 聲音是在那邊。昏君，你敢露面：如其你不死在我的刀下，我的妻子的鬼會要永遠纏擾我的。我不能砍那些可憐的兵，他們的胳膊是被雇來拿槍的；我要的是你，馬克白，否則我就把我的沒捲刃的刀放在鞘裏了。

你必是在那邊；聽這吶喊的聲音，必定是有什麼要人在那邊出現命運啊，讓我遇到他罷！此外我無所求了。（下警號）

瑪爾孔與西華德上。

西 這邊走；堡壘已安然投降了；暴君的部下紛紛的倒戈；高貴的伯爵們都很勇敢的作戰；勝利差不多自行宣佈是屬於你了，沒有多少可做的了。

瑪 我們遇到一些敵人竟幫助我們一同做戰。（註三〇）
西 殿下，請進城罷。（同下。警號。）

馬克白上。

馬 我為什麼要做一個羅馬的傻子，死在自己的刀上呢？我還看見有敵人活着，把刀傷加在他們身上豈不

好些，

麥克德夫上。

麥 回來，地獄的狗，回來！

馬 在所有的人中間我只躲避了你；但是你回去罷，我的心裏已經太裝多了你的血了

麥 我沒有話說；我的話在我的刀上，你這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兇徒！（二人交鋒）

馬 你是白費力；你要使我流血，恰似用快刀砍中那不怕砍的空氣一般的難；你去砍那可以砍傷的頭顱罷；我的生命是有護符的，女人生的傷不了我的。

麥 別指望你的護符罷；讓你那崇奉的天使告訴你罷，麥克德夫是在落生之前由他娘的子宮裏剖出來的。

馬 把這話告訴我的人真該詛咒，因為這話嚇得我失

了魂魄；那些戲弄人的魔鬼再不可信，竟拿模稜的話來騙我們；對於我們的耳朵守了信，對於我們的希望失了約。我不和你打。

麥 那麼你投降罷，懦夫，活着讓世人觀看；我們把你當做一隻希奇的怪獸，把你的像畫在布上，底下還寫着：「請來觀看昏君」。

馬 我不能降，我不能匍伏在小瑪爾孔的腳下，受世人的辱罵。雖然伯南森林來到了丹新南，雖然你這不是女人生的東西來和我對敵，我還要最後一試；我把盾遮住了身來罷，麥克德夫，誰先嚷「停手」誰下地獄！（劇戰中同下）

退兵。奏花腔。於旌旗鼓樂中，瑪爾孔、西華德、洛斯、衆伯爵及兵士等上。

瑪 我希望我們不見的朋友們都安然歸來。

西 有些一定是陣亡了；但是就我眼前能看見的這些位而論，這樣的大勝總算是廉價買來的了。

瑪 麥克德夫不見了，還有你的兒子。

洛 你的兒子已經盡了軍人的責任：他剛剛長成爲一個男子漢就死了；他纔施展他的威力，堅戰不退，證實了他的丈夫氣概，他就大丈夫一般的死了。

西 那麼他是死了？

洛 是的，屍身已經運走了。你的悲傷不可用他的美德來衡量，因爲那樣便沒止境了。

西 他的傷是在前面麼？

洛 是的，是在前面。

西 那麼，願他做上帝的戰士！我如其有頭髮一樣多的兒子，我也不能希望他們有更美麗的死：這樣就算是

敲了喪鐘。

瑪 他值得更多的哀悼，這且由我去安排。

西 他不值得再哀悼了；他們說，他死得慷慨，他償清了債；所以，上常保佑他罷！這裏來了新的安慰。

麥克德夫持馬克白首級上。

麥 陛下，萬歲！因爲你是國王了。看，這就是篡位者的可恨的首級：國人得到自由了；全國的英秀都在環繞着你，他們心裏都和我一起向你致敬；我願他們也和我一起歡呼；萬歲，蘇格蘭王！

衆 萬歲，蘇格蘭王（奏花腔）

瑪 我不需多少時間就可以明瞭你們個個的忠誠，並且論功行賞。我的貴臣親戚，一律升做伯爵，這是蘇格蘭第一次的榮典。還有一件立刻就要做的事，那就是

凡爲避免虐政的網羅而逃亡的朋友們都一律召還；去搜尋那已死的屠夫的爪牙，和他的惡魔一般的王后，不過據說她是已經自戕了。

此外一切該做的事，

我必分別的來處置；

諸位的賢勞甚可感，

請到斯宮看我去加冕。（奏花腔衆下）

註釋

(註一) 妖婆各有「邪神」(familiar spirit)供其役使。妖婆甲之邪神為灰貓怪，乙之邪神為蜘蛛精，因其常幻做灰貓蜘蛛之狀，故云。丙之邪神為怪鷹（見第四幕第一景第三行）。

(註二) 約翰孫博士註云：「我等乃兇惡不祥之物，故對於我等清白即是黑暗，黑暗即是清白。」言妖婆害人利己，故惡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

(註三) 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三節。髑髏山即各各他 Golgotha 也。

(註四) 即馬克白、白龍鳳、羅馬戰神，常被指為戰神 Mars 之妻。

(註五) 銀元 (Dollar) 約始於一五一八年之波希米亞。在此處自是「時代錯誤」之一例。

(註六) 妖婆喜以害人傷畜為樂。能幻獸形，惟不能有尾，傳說如此。「下手」云云，蓋謂嚼破船底。

(註七) 此句大意是：暗殺之事如能一舉成功，則雖死後遭受天譴，亦所不惜。所慮者，在生時即將有報應耳。

(註八) 句稍費解。惻隱心，比做兩件事，「如肉體的嬰孩，於無人救護時極惹人憐；又如天使，最富同情憐愛的力量」(nobely 註)。「淚雨淹溺狂風」者，蓋謂風暴起時，先風後雨，雨落則風止，喻淚之多足以止風。

(註九) malone 註云：「此處有兩個比喻。我沒有距離來刺我的意識；蓋謂我沒有任何事物鼓舞我去做那件事，但是野心，卻易作得過火；他以第二個比喻表示遺一點意思，喻人跨鞍上馬時，用力過猛，落在鞍的那邊」。

(註一〇) 古諺：「貓要吃魚怕溼腳」。

(註一一) 記憶力被酒醉變為迷糊的蒸氣，通過大腦，如水氣通過蒸溜瓶，故云。冒酒之亂人心志。

(註一二) 言星月無光。

(註一三) 臨睡時所飲之乳酒酪 (posset)。

(註一四) 塔爾昆 (Tarquin) 古羅馬暴君之子，強姦民女，釀成革命。

(註一五) 『第二道菜』(second course)最豐盛之菜。

(註一六) 看門人被敲門聲驚醒，有愠意，故戲以地獄的看門人自居，隱指來敲門者爲死鬼也。入地獄者太多，故不勝其煩。

(註一七) 一六三八年穀賤傷農，農人有自殺者。

(註一八) 地獄中硫磺熾熱。

(註一九) 『戲模稜話的』，即「耶穌會」之信徒，因彼等創立一種學說，即所謂 Doctrine of Equivocation。或謂此處特別指

一六〇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因「炸藥案」犯大逆不道罪而被控的耶穌會首領 Henry Garnet。

(註二〇) 法國禱子學而短，如能再偷材料，其技必精。

(註二一) 勿忘賞酒錢之意。

(註二二) Deighton 註云：「否則我們會覺得將來情形比過去的還要壞，換言之，我們分手比在一處爲穩妥。」似嫌牽強。着舊衣服蓋喻事舊主。

(註二三) 原文 'Tis better thee without than he within. 約翰·孫博士謂有兩種解釋：(一)「班到的血在你的面上」比在他的身裏更使得我歡喜」。(二)「班到的血在你的面上比他自己在這屋裏好些」。近人似多以爲 'Tis 不指血言。

The Charendon Press edition 編者仍從約翰孫之第一說；而 E. K. Chambers 解做「你這樣的塗血的惡漢立在我的門外比貴客班到在我屋內好些」，似較佳。

(註二四) 原文 The baby of a girl 有二解：(一)未成熟的女子所生的孱弱的嬰兒，(二)小女孩的玩偶。

(註二五) 關於石頭的典故，來源不明。Paton 謂即是「搖石」巫者以之測驗人之是否犯罪，無罪者一推即動。關於樹木說話的事，典出 Virgil's Aeneid, III, 22, 599.

(註二六) 八代帝王即一三七一年登位之 Robert II, 及 Robert III, 再加上六個 James。

(註二七) 國王例需左手執球右手執杖。二球三杖者，因哲姆斯一世統一了英格蘭、蘇格蘭，故云二球；哲姆斯一世之正式尊號爲「大不列顛、法蘭西愛爾蘭之王」，故云三杖。

(註二八) 國王撫摩能治癩癧，係當時迷信，哲姆斯一世深信之。

(註二九) 英人以贊譽著名。

(註三〇) Charendon Press ed. 解做：「他們故意不砍中我們」，似嫌牽強。